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五

姑妄聽之一

觀弈道人撰

余性耽孤寂而不能自閒卷軸筆硯自束髮至今  
無數十日相離也三十以前講考證之學所坐之  
處典籍環繞如獼祭三十以後以文章與天下相  
馳驟抽黃對白恆徹夜搆思五十以後領修祕籍  
復折而講考證今老矣無復當年之意興惟時拈  
紙墨追錄舊聞姑以消遣歲月而已故已成灤陽  
消夏錄等三書復有此集緬昔作者如王仲任應  
仲遠引經據古博辨宏通陶淵明劉敬叔劉義慶

簡澹數言自然妙遠誠不敢妄擬前修然大旨期  
不乖於風教若懷挾恩怨顛倒是非如魏泰陳善  
之所爲則自信無是矣適盛子松雲欲爲劄劂因  
率書數行弁於首以多得諸傳聞也遂采莊子之  
語名曰姑妄聽之乾隆癸丑七月二十五日觀弈

道人自題

馮御史靜山家一僕忽發狂自擲口作譎語云我雖落  
拓以死究是衣冠何物小人傲不避路今懲爾使知靜  
山自往視之曰君白晝現形耶幽明異路恐於理不宜  
君隱形耶則君能見此輩此輩不能見君又何從而相

避其僕俄如昏睡稍頃而醒則已復常矣門人桐城耿  
守愚狷介自好而喜與人爭禮數余嘗與論此事曰儒  
者每盛氣凌轢以邀人敬謂之自重不知重與不重視  
所自爲苟道德無愧于聖賢雖王侯擁篲不能榮雖胥  
靡版築不能辱可貴者在我則在外者不足計耳如必  
以在外爲重輕是待人敬我我乃榮人不敬我我卽辱  
輿臺僕妾皆可操我之榮辱毋乃自視太輕歟守愚曰  
公生長富貴故持論如斯寒士不貧賤驕人則崖岸不  
立益爲人所賤矣余曰此田子方之言朱子已駁之其  
爲客氣不待辨卽就其說而論亦謂道德本重不以貧

賤而自屈非毫無道德但貧賤即可驕人也信如君言則乞丐較君爲更貧奴隸較君爲更賤羣起而驕君君亦謂之能立品乎先師陳白崖先生嘗手題一聯於書室曰事能知足心常愜人到無求品自高斯真探本之論七字可以千古矣

龔集生言乾隆己未在京師寓靈佑宮與一道士相識時共杯酌一日觀劇邀同往亦欣然相隨薄暮歸道士拱揖曰承諸君雅意無以爲酬今夜一觀傀儡可乎入夜至所居室中惟一大方几近邊畧具酒果中央則陳一碁局呼童子閉外門請賓四面圍几坐酒一再行道

士拍界尺一聲卽有數小人長八九寸落局上合聲演

劇呦呦嚶嚶音如四五歲童子而男女裝飾音調關目

一一與戲場無異一齣終

傳奇以一折爲一齣古無是字始見吳任臣字彙補註曰

讀如尺相沿已久遂不能廢今亦從俗體書之

瞥然不見又數人落下別演一

齣眾且駭且喜暢飲至夜分道士命童子於門外几上置雞卵數百白酒數罍戛然樂止惟聞鋪啜之聲矣詰其何術道士曰凡得五雷法者皆可以役狐狐能大能小故遣作此戲爲一宵之娛然惟供驅使則可若或役之盜物役之祟人或攝召狐女薦枕席則天譴立至矣眾見所未見乞後夜再觀道士諾之次夕詣所居則早

起已攜童子去

卜者童西礪言嘗見有二人對弈一客預點一弈圖如黑九三白六五之類封置笥中弈畢發視一路不差竟不知其操何術按前定錄載開元中宣平坊王生為李揆卜進取授以一緘可數十紙曰君除拾遺日發此後揆以李珍薦命宰臣試文詞一題為紫綵盛露囊賦一題為答吐蕃書一題為代南越獻白孔雀表揆自午至酉而成凡塗八字旁注兩句翊日授左拾遺旬餘乃發王生之緘視之三篇皆在其中塗注者亦如之是古有此術此人偶得別傳耳夫操管運思臨梓布子雖當局

之人有不能預自主持者而卜者乃能先知之是任我自為之事尚莫逃定數巧取強求營營然日以心鬪者是亦不可以已乎

烏魯木齊遣犯剛朝榮言有二人詣西藏貿易各乘一

騾山行失路不辨東西忽十餘人自懸崖躍下疑為夾

壩西番以劫盜為夾壩猶額魯特之瑪哈沁也漸近則長皆七八尺身穆穆

有毛或黃或綠面目似人非人語啁啾不可辨知為妖

魅度必死皆戰慄伏地十餘人乃相向而笑無搏噬之

狀惟挾人於脇下而驅其騾行至一山坳置人於地二

騾一推墮坎中一抽刃屠割吹火燔熟環坐吞噉亦提

二人就坐各置肉於前察其似無惡意方飢困亦姑食之既飽之後十餘人皆捫腹仰嘯聲類馬嘶中二人仍各挾一人飛越峻嶺三四重捷如猿鳥送至官路旁各子以一石瞥然竟去石巨如瓜皆綠松也攜歸貨之得價倍於所喪事在乙酉丙戌間朝榮曾見其一人言之甚悉此未知爲山精爲木魅觀其行事似非妖物殆幽巖穹谷之中自有此一種野人從古未與世通耳

漳州產水晶云五色皆備然赤者未嘗見故所貴惟紫別有所謂金晶者與黃晶迥殊最不易得或偶得之亦大如豇豆如瓜種止矣惟海澄公家有一三足蟾可爲

扇墜視之如精金鎔液洞澈空明爲希有之寶楊制府景素官汀漳龍道時嘗爲余言然亦相傳如是未目睹也姑錄之以廣異聞

陳來章先生余姻家也嘗得一古硯上刻雲中儀鳳形梁瑤峰相國爲之銘曰其鳴將將乘雲翱翔有媯之祥其鳴歸昌雲行四方以發德光時癸巳閏三月也

案原題惟

作閏月蓋

古例如斯至庚子爲人盜去丁未先生仲子聞之多方

購得癸丑六月復乞銘於余余又爲之銘曰失而復得如寶玉大弓孰使之然故物適逢譬威鳳之翀雲翩沒影於遙空及其歸也必仍止於梧桐故家子孫於祖宗

手澤零落棄擲者多矣余嘗見媒媪攜玉佩數事云某公家求售外裹殘紙乃北宋槧公羊傳四百頁爲悵惆久之聞之於先人已失之器越八載購得又乞人銘以求其傳人之用心蓋相去遠矣

董家莊佃戶丁錦生一子曰二牛又一女贅曹寧爲婿相助工作甚相得也二牛生一子曰三寶女亦生一女因住母家遂聯名曰四寶其生也同年同月差數日耳姑嫂互相抱攜互相乳哺襁褓中已結婚姻三寶四寶又甚相愛稍長卽跬步不離小家不知別嫌疑於二兒嬉戲時每指曰此汝夫此汝婦也二兒雖不知爲何語

然聞之則已稔矣七八歲外稍稍解事然俱隨二牛之母同卧起不相避忌會康熙辛丑至雍正癸卯歲屢歉錦夫婦並歿曹寧先流轉至京師貧不自存質四寶於陳郎中家

不知其名惟知爲江南人

二牛繼至會郎中求館僮亦質

三寶於其家而誠勿言與四寶爲夫婦郎中家法嚴每笞四寶三寶必暗泣笞三寶四寶亦然郎中疑之轉質四寶於鄭氏

或云卽貂皮鄭也

而逐三寶三寶仍投舊媒媪又引與一家爲館僮久而微聞四寶所在乃夤緣入鄭氏家數日後得見四寶相持痛哭時已十三四矣鄭氏怪之則詭以兄妹相逢對鄭氏以其名行第相連遂不疑



此二人古多鄉里之尤非夫既  
力足以矜子少則矜一而  
言而後乃夫婦已耳  
其雖凶悍亦能後以口舌  
爭也

然內外隔絕僅出入時相與目成而已後歲稔二牛曹  
寧並赴京贖子女輾轉尋訪至鄭氏鄭氏始知其本夫  
婦意甚憫惻欲助之合卺而仍留服役其館師嚴某講  
學家也不知古今事異昌言排斥曰中表爲婚禮所禁  
亦律所禁違之且有大誅主人意雖善然我輩讀書人  
當以風化爲己任見悖理亂倫而不沮是成人之惡非  
君子也以去就力爭鄭氏故良懦二牛曹寧亦鄉愚聞  
違法罪重皆懼而止後四寶鬻爲選人妾不數月病卒  
三寶發狂走出莫知所終或曰四寶雖被迫脅去然毀  
容哭泣實未與選人共房幃情不知其詳耳果其如是

國此等事令人氣憤  
甚所言之事少與類  
是必當有記也

則是二人者天上人間會當相見定非一瞋不視者矣  
惟嚴某作此惡業不知何心亦不知其究竟然神理昭  
昭當無善報或又曰是非泥古亦非好名殆覬覦四寶  
欲以自侍耳若然則地獄之設正爲斯人矣

乾隆戊午運河水淺糧艘銜尾不能進共演劇賽神運  
官皆在方演荆釵記投江一齣忽扮錢玉蓮者長跪哀  
號淚隨聲下口喃喃訴不止語作閩音啁啾無一字可  
辨知爲鬼附詰問其故鬼又不能解人語或投以紙筆  
搖首似道不識字惟指天畫地叩額痛哭而已無可如  
何掖於岸上尙嗚咽跳擲至人散乃已久而稍蘇自云

突見一女子手攜其頭自水出駭極失魂昏然如醉以  
後事皆不知也此必水底羈魂見諸官會集故出鳴冤  
然形影不睹言語不通遣善泗者求尸亦無迹旗丁又  
無新失女子者莫可究詰乃連銜具牒焚於城隍祠越  
四五日有水手無故自剄死或卽殺此女子者神譴之  
歟

鄭太守慎人言嘗有數友論閩詩於林子羽頗致不滿  
夜分就寢聞筆硯格格有聲以爲鼠也次日見几上有  
字二行曰如檄雨古潭暝禮星寒殿開似錢郎諸公都  
未道及可盡以爲唐摹晉帖乎時同寢數人書皆不類

數人以外又無人能作此語者知文士爭名死尙未已  
鄭康成爲厲之事殆不虛乎

黃小華言西城有扶乩者下壇詩曰策策西風木葉飛  
斷腸花謝雁來稀吳娘日暮幽房冷猶著玲瓏白苧衣  
皆不解所云乩又書曰頃過某家見新來稚妾鎖閉空  
房流落此離自其定命但飢寒可念振觸人心遂惻然  
詠此敬告諸公苟無馴獅調象之才勿輕舉此念亦陰  
功也請問仙號書曰無塵再問之遂不答按李無塵明  
末名妓祥符人開封城陷歿於水有詩集語頗秀拔其  
哭王烈女詩曰自嫌予有淚敢謂世無人措詞得體尤

余屬初學子置妾乃有妻  
其後宜貯妾別室或置於  
別室持去之家乃已往未  
能其妻不知是妙事也  
以不相見爲能是合宜也  
此等事無不有也  
悍妻也如保納妾時之或強  
淫至于日、如好舍惡善惡  
循環不已時有振約如破  
運夫不可撲滅矣柳

爲作者所稱也

遺秉滯穗寡婦之利其事遠見於周雅鄉村麥熟時婦  
孺數十爲羣隨刈者之後收所殘剩謂之拾麥農家習  
以爲俗亦不復回顧猶古風也人情漸薄趨利若鶩所  
殘剩者不足給遂頗有盜竊攘奪又浸淫而失其初意  
者矣故四五月間婦女露宿者徧野有數人在靜海之  
東日暮後趁涼夜行遙見一處有燈火往就乞飲至則  
門庭華煥僮僕皆鮮衣堂上張燈設樂似乎燕賓遙望  
三貴人據榻坐方進酒行炙眾陳投止意闈者爲白主  
人頷之俄又呼回似附耳有所囑闈者出引一媪悄語

曰此去城市稍遠倉卒不能致妓女主人欲於同來女  
伴中擇端正者三人侑酒薦寢每人贈百金其餘亦各  
有犒賞媪爲通詞犒賞當加倍媪密告眾眾利得皆慫  
恿幼婦應其請遂引三人入沐浴粧飾更衣褰侍客諸  
婦女皆置別室亦大有酒食至夜分三貴人各擁一婦  
入別院闔家皆滅燭就眠諸婦女行路疲困亦酣卧不  
知曉比日高睡醒則第宅人物一無所睹惟野草芃芃  
一望無際而已尋覓三婦皆裸露在草間所更衣褰已  
不見惟舊衣拋十餘步外幸尙存視所與金皆紙鈔疑  
爲鬼而飲食皆真物又疑爲狐或地近海濱蛟螭水怪

所爲歎貪利失身乃祇博一飽想其惘然相對憶此一宵亦大似邯鄲枕上矣先兄晴湖則曰舞衫歌扇儀態萬方彈指繁華總隨逝水鴛鴦社散之日茫茫回首舊事皆空亦與三女子裸露草間同一夢醒耳豈但海市蜃樓爲頃刻幻景哉

烏魯木齊叅將德君楞額言向在甘州見互控於張掖令者甲云造言污讎乙云事有實證訊其事則二人本中表甲攜妻出塞乙亦同行至甘州東數十里夜失道遇一人似貴家僕言此僻徑少人我主人去此不遠不如投止一宿明日指路上官道隨行三四里果有小堡

其人入良久出招手曰官喚汝等入進門數重見一人坐堂上問姓名籍貫指揮曰夜深無宿飯祇可留宿門側小屋可容二人女子令與媪婢睡可也二人就寢後似隱隱聞婦喚聲闇中出視摸索不得門喚聲亦寂誤以爲耳偶鳴也比睡醒則在曠野中急覓婦則在半里外樹下裸體反接鬢亂釵橫衣裳挂在高枝上言一婢持燈導至此有華屋數楹婢媪數人俄主人隨至逼同坐拒不肯則婢媪合手抱持解衣縛臂置榻上大呼無應者遂受其污天欲明主人以二物置頸旁屋宇頓失身已卧沙石上矣視頸旁物乃銀二錠各鑄重五十兩

其年號則崇禎其縣名則榆次土蝕黑黧真百年以外  
鑄也甲戒乙勿言約均分後違約乙怒詬爭其事乃洩  
甲夫婦雖堅不承然詰銀所自則云拾得又詰婦縛傷  
則云搔破其詞閃爍疑乙語未必誑也令笑遣甲曰於  
律得遺失物當入官姑念爾貧可將去又瞋視乙曰爾  
所告如虛則同拾得當同送官於爾無分所告如實則  
此爲鬼以酬甲婦於爾更無分再多言且笞爾並驅之  
出以不理理之可謂善矣此與拾麥婦女事相類一以  
巧誘而以財移其心一以強脅而以財消其怒其揣度  
人情投其所好伎倆亦畧相等也

金重牛魚卽瀋陽鱒鯉魚今尙重之又重天鷲今則不  
重矣遼重毗離亦曰毗令邦卽宣化黃鼠明人尙重之  
今亦不重矣明重消熊棧鹿棧鹿當是以棧飼養今尙  
重之消熊則不知爲何物雖極富貴家問此名亦云未  
睹蓋物之輕重各以其時之好尙無定準也記余幼時  
人參珊瑚青金石價皆不貴今則日昂綠松石碧鷓犀  
價皆至貴今則日減雲南翡翠玉當時不以玉視之不  
過如藍田乾黃強名以玉耳今則以爲珍玩價遠出眞  
玉上矣又灰鼠舊貴白今貴黑貂舊貴長毳故曰豐貂  
今貴短毳銀鼠舊比灰鼠價畧貴遠不及天馬今則貴

幾如貂珊瑚舊貴鮮紅如榴花今則貴淡紅如櫻桃且有以白類車渠爲至貴者蓋相距五六十年物價不同已如此况隔越數百年乎儒者讀周禮蚺醬竊竊疑之由未達古今異尚耳

八珍惟熊掌鹿尾爲常見駝峯出塞外已罕觀矣此野

單峯非常駝之雙峯也語詳槐西雜志猩脣則僅聞其名乾隆乙未閔撫

軍少儀餽余二枚貯以錦函似甚珍重乃自額至頰全剝而腊之口鼻眉目一一宛然如戲場面具不僅兩脣庖人不能治轉贈他友其庖人亦未識又復別贈不知轉落誰氏迄未曉其烹飪法也

李又明先生言東光畢公

偶忘其名官貴州通判征苗時運餉遇寇血戰陣亡者也

嘗奉檄勘苗峒地界土官盛讌款接賓主各一磁蓋杯置面前土官手捧啟視則貯一蟲如蜈蚣蠕蠕旋轉譯者云此蟲蘭開則生蘭謝則死惟以蘭藥爲食至不易得今喜值蘭時搜巖剔穴得其二故必獻生表至敬也旋以鹽末少許灑杯中覆之以蓋須臾啟視已化爲水湛然淨綠瑩徹如琉璃蘭氣撲鼻用以代醯香沁齒頰半日後尙留餘味惜未問其何名也

西域之果蒲桃莫盛於土魯番瓜莫盛於哈密蒲桃京師貴綠者取其色耳實則綠色乃微熟不能甚甘漸熟

則黃再熟則紅熟十分則紫甘亦十分矣此福松巖額

駙名福增格怡府婿也鎮關展時為余言瓜則充貢品者真出哈

密餽贈之瓜皆金塔寺產然貢品亦祇熟至六分有奇

途間封閉包束瓜氣自相鬱蒸至京可熟至八分如以

熟八九分者貯運則蒸而霉爛矣余嘗問哈密國王蘇

來滿額敏和卓之子京師園戶以瓜子種殖者一年形味並存

二年味已改惟形粗近三年則形味俱變盡豈地氣不

同歟蘇來滿曰此地土煖泉甘而無雨故瓜味濃厚種

於內地固應少減然亦養子不得法如以今年瓜子明

年種之雖此地味亦不美得氣薄也其法當以灰培瓜

子貯於不濕不燥之空倉三五年後乃可用年愈久則

愈佳得氣足也若培至十四五年者國王之圃乃有之

民間不能待亦不能久而不壞也其語似為近理然其

灰培之法必有節度亦必有宜忌恐中國以意為之亦

未必能如所說耳

裘超然編修言楊勤慤公年幼時往來鄉塾有綠衫女

子時乘牆缺窺之或偶避入亦必回眸一笑若與目成

公始終不側視一日拾塊擲公曰如此妍皮乃裹癡骨

公拱手對曰鑽穴踰牆實所不解別覓不癡者何如女

子忽瞠目直視曰汝狡黠如是安能從爾索命乎且待

來生耳散髮吐舌而去自此不復見矣此足見立心端正雖冤鬼亦無如何又足見一代名臣在童稚之年已自樹立如此也

河間王仲穎先生

安溪李文貞公為先生改字曰仲退然原字行已久無人稱其改字也

名之銳李文貞公之高弟經術湛深而行誼方正粹然古君子也乙卯丙辰間余隨姚安公在京師先生猶官國子監助教未能一見至今悵然相傳先生夜偶至邸後空院拔所種萊菔下酒似恍惚見人影疑為盜條已不見知為鬼魅因以幽明異路之理厲聲責之聞叢竹中人語曰先生遂於易一陰一陽天之道也人出以晝

鬼出以夜是卽幽明之分人居無鬼之地鬼居無人之地是卽異路焉耳故天地間無處無人亦無處無鬼但不相干卽不妨並育使鬼晝入先生室先生責之是也今時已深更地爲空隙以鬼出之時入鬼居之地旣不炳燭又不揚聲猝不及防突然相遇是先生犯鬼非鬼犯先生敬避似已足矣先生何責之深乎先生笑曰汝詞直姑置勿論自拔萊菔而返後以語門人門人謂鬼旣能言先生又不畏怖何不叩其姓字暫假詞色問冥司之說爲妄爲真或亦格物之一道先生曰是又人與鬼狎矣何幽明異路之云乎



鄭慎人言曩與數友往九鯉湖宿仙遊山家夜涼未寢  
出門步月忽輕風冷然穿林而過木葉簌簌棲鳥驚飛  
覺有種種花香沁人心骨出林後沿溪而去水禽亦磔  
格亂鳴似有所見然凝睇無睹也心知爲仙靈來往次  
日尋視林內微雨新晴綠苔如罽步步皆印弓彎又有  
跣足之迹然總無及三寸者溪邊泥迹亦然數之約二  
十餘人指點徘徊相與嘆異不知是何神女也慎人有  
四詩紀之忘留其稿不能追憶矣

慎人又言一日庭花盛開聞婢姬驚相呼喚推窗視之  
競以手指桂樹杪乃一蛺蝶大如掌背上坐一紅衫女

子大如拇指翩翩翔舞斯須過牆去鄰家兒女又驚相  
呼喚矣此不知爲何怪殆所謂花月之妖歟說此事時  
在劉景南家景南曰安知非閨閣遊戲以蓮草花朵中  
人物縛於蝶背而縱之耶是亦一說慎人曰實見小人  
在蝶背有磬控駕馭之狀俯仰顧盼意態生動殊不類  
偶人也是又不可知矣

舅氏安公介然言曩隨高陽劉伯綵先生官瑞州聞城  
西土神祠有一泥鬼忽仆地又一青面赤髮鬼衣裝面  
貌與泥鬼相同壓於其下視之則里中少年某僞爲鬼  
狀也已斷脊死矣眾相駭怪莫明其故久而有知其事

強指其為掃帚即可致此  
惡少之掃帚亦非掃帚之也  
者誤會

凡此說所記皆官署  
神之謠言也  
理之區是念

者曰某鄰婦少艾挑之為所詈婦是日往母家度必夜  
歸過祠前祠去人稍遠乃偽為鬼狀伏像後待其至而  
突掩之將乘其驚怖昏仆以圖一逞不虞神之見譴也  
蓋其婦弟預是謀初不敢告人事定後乃稍稍洩之云  
介然公又言有狂童蕩婦相遇於河間文廟前調謔無  
所避忌忽飛瓦破其腦莫知所自來也夫聖人道德侔  
乎天地豈如二氏之教必假靈異而始信必待護法而  
始尊哉然神鬼搗呵則理所應有必謂朱錦作會元由  
於前世修文廟視聖人太小矣必謂數初宮牆竟無靈  
衛是又儒者之迂也

三座塔

蒙古名古爾板蘇巴爾漢唐之營州柳城

金巡

檢言

表文達公之姪  
婿

有樵者山行遇虎避入石穴中虎

亦隨入穴故嵌空而繚曲輾轉內避漸不容虎而虎必  
欲搏樵者努力強入樵者窘迫見旁一小竇劣足容身  
遂蛇行而入不意蜿蜒數步忽睹天光竟反出穴外乃  
力運數石窒虎退路兩穴並聚柴以焚之虎被薰灼吼  
震岩谷不食頃死矣此事亦足為常止不止之戒也  
金巡檢又言巡檢署中一太湖石高出簷際皴皴斑駁  
孔竅玲瓏望之勢如飛動云遼金舊物也考金嘗拆艮  
嶽奇石運之北行此殆所謂卿雲萬態奇峯耶然金以

大定府爲北京今大寧城是也遼興中府金降爲州不應置石於州治是又疑不能明矣又相傳京師兔兒山石皆艮嶽故物余幼時尙見之余虎坊橋宅爲威信公故第廳事東偏一石高七八尺云是雍正中初造宅時所賜亦移自兔兒山者南城所有太湖石此爲第一余又號孤石老人蓋以此云

京師花木最古者首給孤寺呂氏藤花次則余家之青桐皆數百年物也桐身橫徑尺五寸聳峙高秀夏月庭院皆碧色惜蟲蛀一孔雨漬其內久而中朽至根竟以

枯槁呂氏宅後售與高太守兆煌又轉售程主事振甲藤今猶在其架用梁棟之材始能支柱其陰覆廳事一

院其蔓旁引又覆西偏書室一院花時如紫雲垂地香

氣襲衣慕堂孝廉在日

慕堂名元龍庚午舉人朱石君之妹婿也與余同受業於董文

恪或自宴客或友人借宴客觴詠殆無虛夕迄今四十餘年再到曾游已非舊主殊深鄰笛之悲倪穉疇年丈嘗爲題一聯曰一庭芳草圍新綠十畝藤花落古香書法精妙如渴驥怒猊今亦不知所在矣

陳句山前輩移居一宅般運家具時先置書十餘篋於庭似聞樹後小語曰三十餘年此間不見此物也視之

闕如或曰必狐也句山掉首曰解作此語狐亦大佳  
先祖光祿公康熙中於崔莊設質庫司事者沈玉伯也  
嘗有提傀儡者質木偶二箱高皆尺餘製作頗精巧逾  
期未贖又無可轉售遂為棄物久置廢屋中一夕月明  
玉伯見木偶跳舞院中作演劇之狀聽之亦咿嚶似度  
曲玉伯故有膽厲聲叱之一時迸散次日舉火焚之了  
無他異蓋物久為妖焚之則精氣爍散不復能聚或有  
所憑亦為妖焚之則失所依附亦不能靈固物理之自  
然耳

獻縣一令待吏役至有恩歿後眷屬尚在署吏役無一

存問者強呼數人至皆猙獰相向非復曩時夫人憤恚  
慟哭柩前倦而假寐恍惚見令語曰此輩無良是其本  
分吾望其感德已大誤汝責其負德不又誤乎霍然忽  
醒遂無復怨尤

康熙末張歌橋河間縣地有劉橫者橫讀去聲以其強悍居

河側會河水暴滿小舟重載者往往漂沒偶見中流一  
婦抱斷檣浮沈波浪間號呼求救眾莫敢援橫獨奮然  
曰汝曹非丈夫哉烏有見死不救者自棹舢舨追三四  
里幾覆沒者數竟拯出之越日生一子月餘橫忽病即  
命妻子治後事時尙能行立眾皆怪之橫太息曰吾不

起也吾援溺之夕恍惚夢至一官府吏卒導入官持簿示吾曰汝平生積惡種種當以今歲某日死墮豕身五世受屠割之刑幸汝一日活二命作大陰功於冥律當延二紀今銷除壽籍用抵業報仍以原註死日死緣期限已迫恐世人昧昧疑有是善事反促其生故召爾證明使其知其故今生因果並完矣來生努力可也醒而心惡之未以告人今屆期果病尙望活乎旣而竟如其言此見神理分明毫釐不爽乘除進退恆合數世而計之勿以偶然不驗遂謂天道無知也

鄭蘇仙言有約鄰婦私會而病其妻在家者夙負妻家

錢數千乃遣妻賫還妻欣然往不意鄰婦失期而其妻乃途遇強暴盡奪衣裙簪珥縛置秫叢皆客作流民莫可追詰其夫惟俛首太息無復一言人亦不知鄰婦事也後數年有村媪之子挑人婦女爲媪所覺反覆戒飭舉此事以明因果人乃稍知蓋此人與鄰婦相聞實此媪通詞故知之審惟鄰婦姓名則媪始終不肯洩幸不敗焉

狐所幻化不知其自視如何其互相視又如何嘗於灤陽消夏錄論之然狐本善爲妖惑者也至鬼則人之餘氣其靈不過如人耳人不能化無爲有化小爲大化醜

爲妍而諸書載遇鬼者其棺化爲宮室可延人入其墓  
化爲庭院可留人居其凶終之鬼備諸惡狀者可化爲  
美麗豈一爲鬼而卽能歟抑有教之者歟此視狐之幻  
尤不可解憶在涼州路中御者指一山坳曰曩與車數  
十輛露宿此山月明之下遙見山半有人家土垣周絡  
屋角一一可數明日過之則數冢而已是無人之地亦  
能自現此象矣明器之作聖人其知此情狀乎  
吳僧慧貞言有浙僧立志精進誓願堅苦脇未嘗至席  
一夜有艷女窺戶心知魔至如不見聞女蠱惑萬狀終  
不能近禪榻後夜夜必至亦終不能使起一念女技窮

遙語曰師定力如斯我固宜斷絕妄想雖然師初利天  
中人也知近我則必敗道故畏我如虎狼卽努力得到  
非非想天亦不過柔肌著體如抱冰雪媚姿到眼如見  
塵壒不能離乎色相也如心到四禪天則花自照鏡鏡  
不知花月自映水水不知月乃離色相矣再到諸菩薩  
天則花亦無花鏡亦無鏡月亦無月水亦無水乃無色  
無相無離不離爲自在神通不可思議師如敢容我一  
近而真空不染則摩登伽一意皈依不復再擾阿難矣  
僧自揣道力足以勝魔坦然許之偃倚撫摩竟毀戒體  
懊喪失志侘傺以終夫磨而不磷涅而不緇惟聖人能

之大賢以下弗能也此僧中於一激遂開門揖盜天下自恃可爲遂爲人所不敢爲卒至潰敗決裂者皆此僧也哉

德脊齋扶乩其仙降壇不作詩自署名曰劉仲甫眾不知爲誰有一國手在側曰是南宋國手著有棋訣四篇者也因請對弈乩判曰弈則我必負固請乃許乩果負半子眾曰大仙謙挹欲獎成後進之名耶乩判曰不然後人事事不及古惟推步與弈棋則皆勝古或謂因古人所及更復精思故已到竿頭又能進步是爲推步言非爲弈棋言也蓋風氣日薄人情日巧其傾軋攻取之

術兩機激薄變幻萬端弔詭出奇不留餘地古人不肯爲之事往往肯爲古人不敢冒之險往往敢冒古人不忍出之策往往忍出故一切世事心計皆出古人上弈棋亦心計之一故宋元國手至明已差一路今則差一路半矣然古之國手極敗不過一路耳今之國手或敗至兩路三路是則蹋實蹈虛之辨也問弈竟無常勝法乎又判曰無常勝法而有常不負法不弈則常不負矣僕猥以夙慧得作鬼仙世外閒身名心都盡逢場作戲勝敗何關若當局者角爭得失尙慎旃哉四座有經歷世故者多喟然太息

此等生者獨異耶

季滄洲言有狐居某氏書樓中數十年矣爲整理卷軸驅除蟲鼠善藏弃者不及也能與人語而終不見其形賓客宴集或虛置一席亦出相酬酢詞氣恬雅而談言微中往往傾其座人一日酒糾宣觴政約各言所畏無理者罰非所獨畏者亦罰有云畏講學者有云畏名士者有云畏富人者有云畏貴官者有云畏善諛者有云畏過謙者有云畏禮法周密者有云畏緘默慎重欲言不言者最後問狐則曰吾畏狐眾譁笑曰人畏狐可也君爲同類何所畏請浮大白狐哂曰天下惟同類可畏也夫甌越之人與奚霫不爭地江海之人與車馬不爭

路類不同也凡爭產者必同父之子凡爭寵者必同夫之妻凡爭權者必同官之士凡爭利者必同市之賈勢近則相礙相礙則相軋耳且射雉者媒以雉不媒以雞鶩捕鹿者由以鹿不由以羊豕凡反間內應亦必以同類非其同類不能投其好而入伺其隙而抵也由是以思狐安得不畏狐乎座有經歷險阻者多稱其中理獨一客酌酒狐前曰君言誠確然此天下所同畏非君所獨畏仍宜浮大白乃一笑而散余謂狐之罰觴應減其半蓋相礙相軋天下皆知之至伏肘腋之間而爲心腹之大患託水乳之契而藏鉤距之深謀則不知者或多

吾不甚解 或向此語以  
不可解曰紀言即此語同類  
可畏一言也既云不知其多  
則恐若危罰何但減半耶



矣

滄州李媪余乳母也其子曰桂兒言昔往海上放青時

海濱空曠之地茂草叢生土人驅牛馬往牧謂之放青有竈丁夜方寢

海上煮鹽之戶謂之

竈丁聞室內窸窣有聲時月明穿牖諦視無人以為蟲鼠

類也俄聞人語嘈雜自遠而至有人連呼曰竄入此屋

矣疑訝間已到窗外扣窗問曰某在此乎室內泣應曰

在又問留汝乎泣應曰留又問汝同牀乎別宿乎泣良

久乃應曰不同牀誰肯留也窗外頓足曰敗矣忽一婦

大笑曰我度其出投他所人必不相饒汝以為未必今

竟何如尚有面目攜歸乎此語之後惟聞索索人行聲

州之王如所好者不李媪誤  
云一異

不聞再語既而婦又大笑曰此尚不決汝為何物乎扣

窗呼竈丁曰我家逃婢投汝家既已留宿義無歸理此

非爾脅誘老奴無詞以讐汝即或讐汝有我在老奴無

能為也爾等且寢我去矣穴紙私窺闐然無影回顧枕

畔則一艷女橫陳且喜且駭問所自來言身本狐女為

此豕狐買作妾大婦妬甚日日加捶楚度不可住逃出

求生所以不先告君者慮恐怖不留必為所執故踰伏

牀角俟其追至始冒死言已失身冀或相捨今幸得脫

願生死隨君竈丁慮無故得妻或為人物色致有他虞

女言能自隱形不為人見頃縮身為數寸君頓忘耶遂

留爲夫婦親操井臼不異貧家竈丁竟以小康柱兒於  
竈丁爲外兄故知其審李媪說此事時云女尙在今四  
十餘年不知如何矣此婢遭逢患難不辭詭語以自污  
可謂鋌而走險然旣已自污則其夫留之爲無理其嫡  
去之爲有詞此冒險之計實亦決勝之計也婢亦黠矣  
哉惟其夫初旣不顧其後後又不爲之所使此婢援絕  
路窮至一決而橫潰又何如度德量力早省此一舉歟  
老儒周懋官口操南音不記爲何許人久困名場流離  
困頓嘗往來於周西擎何華峯家華峯本亦姓周或二  
君之族歟乾隆初余尙及見之迂拘拙鈍古君子也每

己巳巳字無不鈎者矣其  
以些被貼及相人已巳字  
直不上出已字已半出辰  
已巳巳列全出矣字亦不  
活字別立鈎何耶

應試或以筆畫小誤被貼或已售而以一二字被落亦  
有過遭吹索如題目寫日字偶稍狹卽以誤作日字貼  
寫已字末筆偶鋒尖上出卽以誤作已字貼尤抑鬱不  
平一日焚牒文昌祠訴平生未作過惡橫見沮抑數日  
後夢朱衣吏引至一殿神據案語曰爾功名坎坷遽瀆  
明神徒挾怨尤不知因果爾前身本部院吏也以爾狡  
黠舞文故罰爾今生爲書癡毫不解事以爾好指摘文  
牒雖明知不誤而巧詞鍛鍊以挾制取財故罰爾今生  
處處以字畫見斥因指簿示之曰爾以日字見貼者此  
官前世乃福建駐防音德布之妻老節婦也因咨文寫

音爲殷譯語諧聲本無定字爾反覆駁詰來往再三使窮困孤嫠所得建坊之金不足供路費爾以已字見貼者此官前世以知縣起服本厯俸三年零一月爾需索不遂改其文三字爲五一字爲十又以五年零十月核計應得別案處分比及辨白坐原文錯誤已沈滯年餘業報牽纏今生相遇爾何寬之可鳴歎其他種種皆有夙因不能爲爾備陳亦不可爲爾預洩爾宜委順無更嘵嘵儻其不信則緇袍黃冠行且有與爾爲難者可了然悟矣語訖揮出霍然而醒殊不解緇袍黃冠之語時方寓佛寺因遷徙避之至乙卯鄉試闈中已擬第十三

二場僧道拜父母判中有長揖君親字蓋用傅奕表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語也考官以爲疵累竟斥落方

知神語不誣此其館步丈陳謨家

名登廷棗強人自詳官製造庫郎中

述於步丈者後不知所終殆坎塹以歿矣

虞倚帆待詔言有選人張某攜一妻一婢至京師僦居海豐寺街歲餘妻病歿又歲餘婢亦暴卒方治柩忽似有呼吸旣而目睛轉動已復蘇呼選人執手泣曰一別年餘不意又相見選人駭愕則曰君勿疑謔語我是君婦借婢尸再生也此婢雖侍君巾櫛恆鬱鬱不欲居我下商於妖尼以術魘我我遂發病死魂爲術者收瓶中

上言揚州街北諱身指女  
狀尼石狀尼者年可也且尼  
死意多此市亦官共在人世  
殊不可解

鎮以符咒埋尼菴牆下局促昏暗苦狀難言會尼菴牆  
圯掘地重築圻者劓土破瓶我乃得出茫茫昧昧莫知  
所往伽藍神指我訴城隍而行魘法者皆有邪神爲城  
社輾轉撐拄獄不能成達於東嶽乃捕逮術者鞠治得  
狀拘婢付泥犁我壽未盡尸已久朽故判借婢尸再生  
也闔家悲喜仍以主母事之而所指作魘之尼則謂選  
人欲以婢爲妻故詐死片時造作斯語不顧陷人於重  
辟洵洵欲許訟事無實證懼于妖妄罪遂諱不敢言然  
倚帆嘗私叩其僮僕具道婦再生後述舊事無纖毫差  
其語音行步亦與婦無纖毫異又婢拙女紅而婦善刺

繡有舊所製履未竟補成其半宛然一手則似非僞託  
矣此雍正末年事也

范衡洲

山陰人名家相甲戌進士官柳州府知府

之姪女未婚殉節吞金環

不死卒自投於河曾太守

嘉祥人曾子裔也偶忘其名字

之女以救母

並焚死其事迹始末當時皆了了知之今四十餘年不  
能舉其詳矣奇聞易記庸行易忘固事理之常歟附存  
姓氏冀不泯幽光孔子家語載弟子七十二人固不必

一一皆具行實爾

衡洲言其鄉某甲甚朴愿一生無妄爲一日晝寢夢數  
役持牒攝之去至一公署則冥王坐堂上鞠以謀財殺

古同音り石切以二事  
庸而多而庸也

此道此考如為古今來  
身同瑣記中淫學經見  
之說心耳可謂極矣知此  
者有于理所必也此此  
多上其一也夫苟以此多  
報人于後多之中實必  
之離可要矣豈理也哉

此道此考如為古今來  
身同瑣記中淫學經見  
之說心耳可謂極矣知此  
者有于理所必也此此  
多上其一也夫苟以此多  
報人于後多之中實必  
之離可要矣豈理也哉

某乙某乙至亦執甚堅蓋某乙自外索逋歸天未曙趁  
涼早發遇數人見腰纏纍然共擊殺之攜貨遁棄尸岸  
旁某甲適棹舴舨過見尸大駭視之識為某乙尙微有  
氣因屬鄰里抱置舟上欲送之歸某乙垂絕忽稍蘇張  
目見某甲以為眾奪財去某甲獨載尸棄諸江也故魂  
至冥司獨訟某甲冥王檢籍云盜為某某非某甲某乙  
以親見固爭冥吏又以冥籍無誤理與某乙固爭冥王  
曰冥籍無誤論其常也然安知千百萬年不誤者不偶  
此一誤乎我斷之不如人質之也吏言之不如囚證之  
也故拘某甲某甲具述載送意照以業鏡如所言某乙

乃悟某甲初竊怪誤拘冥王告以故某甲亦悟遂別治  
某乙獄而送某甲歸夫折獄之明決至冥司止矣案牘  
之詳確至冥司亦止矣而冥王若是不自信也又若是  
不憚煩也斯冥王所以為冥王歟  
仲尼不為已甚豈僅防矯枉過直哉聖人之所慮遠也  
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夫民未嘗不畏死至  
知必死乃不畏至不畏死則無事不可為矣小時聞某  
大姓為盜劫懸賞格購捕半歲餘悉就執亦俱引伏而  
大姓恨盜甚以多金賂獄卒百計苦之至足不躡地脅  
不到席束縛不使如廁禪中蛆蟲蠕蠕嘖股髀惟不絕

飲食使勿速死而已盜恨大姓甚私計強劫得財律不分首從斬輪姦婦女律亦不分首從斬二罪從一科斷均歸一斬萬無加至磔裂理乃於庭鞠時自供徧汚其婦女官雖不據以錄供而眾口堅執眾耳共聞迄不能減此語不善大姓者又從而附會謂盜已論死足蔽罪而不惜多金又百計苦之其銜恨次骨正以此人言籍籍亦無從而辨此疑遂大爲門戶玷悔已無及夫劫盜駢戮不能怨主人卽拷掠追訊桎梏幽繫亦不能怨主人法所應受也至虐以法外則其志不甘擲石擊石力過猛必激而反取一時之快受百世之污豈非已甚之

故乎然則聖人之所慮遠矣

霍養仲言雍正初東光有農家粗具中人產一夕有劫盜不甚搜財物惟就衾中曳其女掖入後圃仰縛曲項老樹上蓋其意本不在劫也女哭詈客作高斗睡圃中聞之躍起挺刃出與鬪盜盡披靡女以免女恚憤泣涕不語不食父母寬譬終不解窮詰再三始出一語曰我身裸露可令高斗見乎父母喻意竟以妻斗此與楚鍾建事適相類然斗始願不及此徒以其父病主爲醫藥及死爲棺斂葬以隙地而招其母司炊煮故感激出死力耳羅太經鶴林玉露載詠朱亥詩曰高論唐虞儒者

事負君賣友豈勝言憑君莫笑金椎陋却是屠沽解報  
恩至哉言乎

太白詩曰徘徊映歌扇似月雲中見相見不相親不如  
不相見此爲冶游言也人家夫婦有睽離阻隔而日日  
相見者則不知是何因果矣郭石洲言中州有李生者  
娶婦旬餘而母病夫婦更番守侍衣不解結者七八月  
母歿後謹守禮法三載不內宿後貧甚同依外家外家  
亦僅僅温飽屋宇無多掃一室留居未匝月外姑之弟  
遠就館送母來依姊無室可容乃以母與女共一室而  
李生別榻書齋僅早晚同案食耳閱兩載李生入京規

進取外舅亦攜家就幕江西後得信云婦已卒李生意  
氣懊喪益落拓不自存仍附舟南下覓外舅外舅已別  
易主人隨往他所無所棲託姑賣字餬口一日市中遇  
雄偉丈夫取視其字曰君書大好能一歲三四十金爲  
人書記乎李生喜出望外卽同登舟烟水淼茫不知何  
處至家供張亦甚盛及觀所屬筆札則綠林豪客也無  
可如何姑且依止慮有後患因詭易里籍姓名主人性  
豪侈聲伎滿前不甚避客每張樂必召李生偶見一姬  
酷肖其婦疑爲鬼姬亦時時目李生似曾相識然彼此  
不敢通一語蓋其外舅江行適爲此盜劫見婦有姿首

併掠以去外舅以爲大辱急市薄糶詭言女中傷死僞爲哭斂載以歸婦憚死失身已充盜後房故於是相遇然李生信婦已死婦又不知李生改姓名疑爲貌似故兩相失大抵三五日必一見見慣亦不復相目矣如是六七年一日主人呼李生曰吾事且敗君文士不必與此難此黃金五十兩君可懷之藏某處叢荻間候兵退速覓漁舟返此地人皆識君不慮其不相送也語訖揮手使急去伏匿未幾聞鬩然格鬪聲旣而聞傳呼曰盜已全隊揚帆去且籍其金帛婦女時已曠黑火光中窺見諸樂伎皆披髮肉袒反接繫頸以鞭杖驅之行此姬

亦在內驚怖戰慄使人心惻明日島上無一人癡立水次良久忽一人棹小舟呼曰某先生耶大王故無恙且送先生返行一日夜至岸懼遭物色乃懷金北歸至則外舅已先返仍住其家貨所攜漸豐裕念夫婦至相愛而結褵十載始終無一月共枕席今物力稍充不忍終以薄樁葬擬易佳木且欲一睹其遺骨亦夙昔之情外舅力沮不能止詞窮吐實急兼程至豫章冀合樂昌之鏡則所俘樂伎分賞已久不知流落何所矣每回憶六七年中咫尺千里輒惘然如失又回憶被俘時縲紲鞭笞之狀不知以後摧折更復若何又輒腸斷也從此不



夫婦並已共身于烟波  
終有結末之云是為情多  
而以此歸身身不一決

娶聞後竟為僧弋芥舟前輩曰此事竟可作傳奇惜未  
無結束與桃花扇相等雖曲終不見江上峯青綿邈含  
情正在烟波不盡究未免增人悵悵耳

金可亭言

此浙江金孝廉名嘉炎與金大司農同姓同號各自一人

有趙公者官監

司晚歲家居得一婢曰紫桃寵專房他姬莫當夕紫桃  
亦婉變善奉事呼之必在側百不一失趙公固聰察疑  
有異於枕畔固詰紫桃自承為狐然夙緣當侍公與公  
無害暱愛久亦弗言家有園亭一日立兩室間呼紫桃  
則兩室各一紫桃出乃大駭紫桃謝曰妾分形也偶春  
日策杖郊外逢道士與語甚有理致情頗洽問所自來

此何如多觀

曰為公來公本謫仙限滿當歸三島今金丹已為狐所  
盜不可復歸再不治慮壽限亦減僕公舊侶故來視公  
趙公心知紫桃事邀同歸道士踞坐廳事索筆書一符  
曼聲長嘯邸中紛紛擾擾有數十紫桃容色衣飾無毫  
髮差跪庭院皆滿道士呼真紫桃出眾相顧曰無真也  
又呼最先紫桃出一女叩額曰婢子是道士叱曰爾盜  
趙公丹已非又呼朋引類務敗其道何也女對曰是有  
二故趙公前生煉精四五百年元關堅固非更番迭取  
不能得然趙公非碌碌者見眾美選進必覺為蠱惑斷  
不肯納故終始共幻一形匿其迹也今事已露願散去

道士揮手令出顧趙公太息曰小人獻媚旅進君子弗受也一小人伺君子之隙投其所尙衆小人從而陰佐之則君子弗覺矣易姤卦之初六一陰始生其象爲繫于金柅柅以止車示當止也不止則履霜之初卽堅冰之漸浸假而剝卦六五至矣今日之事是之謂乎然苟無其隙雖小人不能伺苟無所好雖小人不能投千金之堤潰於蟻漏有罅故也公先誤涉旁門欲講容成之術旣而耽玩豔冶失其初心嗜慾日深故妖物乘之而麇集釁因自起於彼何尤此始此終固亦其理驅之而不謹益以是耳吾來稍晚於公事已無益然從此攝心

清靜猶不失作九十翁再三珍重瞥然而去趙公後果壽八十餘

哈密屯軍多牧馬西北深山中屯弁或往考牧中途恆憇一民家主翁或具瓜果意甚恭謹久漸款洽然竊怪其無鄰無里不圃不農寂歷空山作何生計一日偶詰其故翁無詞自解云實蛻形之狐問狐喜近人何以僻處狐多聚族何以獨居曰修道必世外幽棲始精神堅定如往來城市則嗜慾日生難以煉形服氣不免於媚人採補攝取外丹儻所害過多終干天律至往來墟墓種類太繁則踪跡彰明易招弋獵尤非遠害之方故均

不為也屯弁喜其朴誠亦不猜懼約為兄弟翁亦欣然  
因出便旋循牆環視翁笑曰凡變形之狐其室皆幻蛻  
形之狐其室皆真老夫尸解以來久歸人道此並葺茅  
伐木手自經營公毋疑如海市也他日再往屯軍告月  
明之夕不睹人形而石壁時現二人影高並丈餘疑為  
鬼物欲改牧廠屯弁以問此翁曰此所謂木石之怪夔  
罔兩也山川精氣翕合而生其始如泡露久而漸如烟  
霧久而凝聚成形尙空虛無質故月下惟見其影再百  
餘年則氣足而有質矣二物吾亦嘗見之不為人害無  
庸避也後屯弁洩其事狐遂徙去惟二影今尙存焉此

哈密徐守備所說徐云久擬同屯弁往觀以往返須數  
日尙未暇也

烏魯木齊牧廠一夕大風雨馬驚逸者數十匹追尋無  
迹七八日後乃自哈密山中出知為烏魯木齊馬者馬  
有火印故也是地距哈密二十餘程何以不十日即至  
知穹谷幽巖人迹未到之處別有捷徑矣大學士溫公  
遣臺軍數輩裹糧往探皆糧盡空返終不得路或曰臺  
軍憚路遠在近山逗遛旬日詭云已往或曰臺軍憚伐  
山開路勞又憚移臺般運費故諱不言或曰自哈密關  
展至迪化

即烏魯木齊之城名今因為州名

人烟相接村落市廛郵傳

多如諸此等事終之怪鳥  
魯木齊距哈密二十餘程  
則僅七十餘里也此馬已  
生于彼山而彼中見此馬  
之出此河徑也夫逸方七十  
餘里而細徑之出也餘百  
里而若之遠也哈密之  
言其月日有烏魯木齊馬  
者于近逸也彼中孩女  
時日亦逸也生如才七八

上文或曰言牛皆以爲別有  
挂徑也而後云終不可解也

館舍如內地又沙平如掌改而山行則路既險阻地亦  
荒涼事事皆不適故不願或曰道途既減大半則臺軍  
之額驛馬之數以及一切轉運之費皆應減大半於官  
吏頗有損故陰掣肘是皆不可知然七八日得馬之事  
終不可解或又爲之說曰失馬譴重司牧者以牢醴禱  
山神神驅之故馬速出非別有路也然神能驅之行何  
不驅之返乎

奴子王廷佑之母言幼時家在衛河側一日晨起聞兩  
岸呼譟聲時水暴漲疑河決踉蹌出視則河中一羊頭  
昂出水上巨如五斗栲栳急如激箭順流向北去皆曰

羊神過余謂此蛟螭之類首似羊也埤雅載龍九似亦  
稱首似牛云

居衛河側者言河之將決中流之水必凸起高於兩岸  
然不知其在何處也至棒椎魚集於一處則所集之處  
不一兩日潰矣父老相傳驗之百不失一棒椎魚者象  
其形而名平時不知在何所網釣亦未見得之者至河  
暴漲乃麇至護隄者見其以首觸岸如萬杵齊築則決  
在斯須間矣豈非數哉然唐堯洪水天數也神禹隨刊  
則人事也惟聖人能知天惟聖人不委過于天先事而  
綢繆後事而補救雖不能消弭亦必有所挽回

在上考如一決字如

先曾祖母王太夫人八旬時賓客滿堂奴子李榮司茶酒竊滄酒半罌匿房內夜歸將寢聞罌中有鼾聲怪而撼之罌中忽語曰我醉欲眠爾勿擾知為狐魅怒而極撼之鼾益甚探手引之則一人首出罌口漸巨如斗漸巨如栲栳榮批其頰則掉首一搖連罌旋轉碎然有聲觸甕而碎已涓滴不遺矣榮頓足極罵聞梁上語曰長孫無禮長孫榮之小名也許爾盜不許我盜耶爾既惜酒我亦不勝酒今還爾據其項而嘔自頂至踵淋漓殆徧此與余所記西城狐事相似而更惡作劇然小人貪冒無一事不作姦稍料理之未為過也

羅丁五妙柳

舍在祀之舍考作若以此系於他人所志也柳

安州陳大宗伯宅在孫公園

其後廢墟即孫退谷之別業

後有樓貯

雜物云有狐居然不甚露形聲也一日聞似相詬詈忽

亂擲牙牌於樓下琤琤如雹數之得三十一扇惟闕二

四一扇耳二四么二牌家謂之至尊以合為九數故也得者為

大捷疑其爭此二扇怒而拋棄歟余兒時曾親見之杜

工部大呼五白韓昌黎博塞爭財李習之作五木經楊

大年喜葉子戲偶然寄興借此消閒名士風流往往不

免乃至元邱校尉亦復沿波余性迂踈終以為非雅戲

也尋常不並言誠哉亦不厭論

蔣心餘言有客赴人遊湖約至則畫船簫鼓紅裙而侑

酒者諦視乃其婦也去家二千里不知何流落到此懼  
爲辱噤不敢言婦乃若不相識無恐怖意亦無慚愧意  
調絲度曲引袖飛觴恬如也惟聲音不相似又婦笑好  
掩口此妓不然亦不相似而右腕紅痣如粟顆乃復宛  
然大惑不解草草終筵將治裝爲歸計俄得家書婦半  
載前死矣疑爲見鬼亦不復深求所親見其意態殊常  
密詰再三始知其故咸以爲貌偶同也後聞一遊士來  
往吳越間不事干謁不通交游亦無所經營貿易惟攜  
姬媵數輩閉門居或時出一二人屬媒媪賣之而已以  
爲販鬻婦女者無與人事莫或過問也一日意甚匆遽

急買舟欲赴天目山求高行僧作道場僧以其疏語掩  
抑支離不知何事又有本是佛傳當求佛佑仰藉慈雲  
之庇庶寬雷部之刑語疑有別故還其襯施謝遣之至  
中途果殞於雷後從者微洩其事曰此人從一紅衣番  
僧受異術能持咒攝取新斂女子尸又攝取妖狐淫鬼  
附其尸以生卽以自侍再有新者卽以舊者轉售人獲  
利無算因夢神責以惡貫將滿當伏天誅故懺悔以求  
免竟不能也疑此客之婦卽爲此人所攝矣理藩院尙  
書留公亦言紅教喇嘛有攝召婦女術故黃教斥以爲  
魔云

外祖安公前母安太夫人父也歿時家尙盛諸舅多以金寶殉或陳璠璣之戒不省又築室墓垣外以數壯夫邏守柝聲鈴聲徹夜相答或曰是樹幟招盜也亦不省旣而果被發蓋盜乘守者晝寢衣青蓑踰垣伏草間故未覺其入至夜以椎鑿破棺柝二擊則亦二椎柝三擊則亦三椎故轉以擊柝不聞聲伏至天欲曉鈴柝皆息乃踰垣遁故未覺其出一含珠巨如龍眼核亦裂頰取去先聞之也告官大索未得間諸舅同夢外祖曰吾夙生負此三人財今取償捕亦不獲惟我未嘗屠割彼而橫見酷虐刃劊斷我頤是當受報吾得直於冥司矣後

月餘獲一盜果取珠者珠爲尸氣所蝕已青黯不值一錢其二盜灼知姓名而千金購捕不能得則夢語不誣矣

表叔王月阡言近村某甲買一妾兩月餘逃去其父反以妒殺焚尸訟會縣官在京需次時逃妾搆訟事與此類觸其舊憤窮治得誣狀計不得逞然堅不承轉鬻蓋無誘逃實證難於究詰妾卒無蹤某甲婦弟住隔縣婦歸寧聞弟新納妾欲見之妾閉戶不肯出其弟自曳之來一見卽投地叩額稱死罪正所失妾也婦弟以某甲舊妾不肯納某甲以曾侍婦弟亦不肯納鞭之百以配

老奴竟以爨婢終焉夫富室構訟詞連帷簿此不能旦  
夕結也而適值其婦弟機械百端可云至巧烏知造物  
色求也而適值其婦弟機械百端可云至巧烏知造物  
更巧哉  
門人葛觀察正華吉州人言其鄉有數商驅騾綱行山  
間見樵徑上立一道士青袍椶笠以塵尾招其中一人  
曰爾何姓名具以對又問籍何縣曰是爾矣爾本謫仙  
今限滿當歸紫府吾是爾本師故來導爾爾宜隨我行  
此人私念平生不能識一字魯鈍如是不應爲仙人轉  
生且父母年已高亦無棄之求仙理堅謝不往道士太

息又招眾人曰彼旣墮落當有一人補其位諸君相遇  
卽是有緣有能隨我行者乎千載一遇不可失也眾亦  
疑駭無應者道士拂然去眾至逆旅以此事告人或云  
仙人接引不去可惜或云恐或妖物不去是有好事者  
次日循樵徑探之甫登一嶺見草間殘骸狼藉乃新被  
虎食者也惶遽而返此道士殆虎俚歟故無故而致非  
常之福貪冒者所喜明哲者所懼也無故而作非分之  
想僥倖者其偶顛越者其常也謂此人之魯鈍正此人  
之聰明可矣

宋人詠蟹詩曰水清詎免雙螯黑秋老難逃一背紅借



寓朱勛之貪婪必敗也然他物供庖廚一死焉而已惟蟹則生投釜甑徐受蒸煮由初沸至熟至速亦逾數刻其楚毒有求死不得者意非夙業深重不墮是中相傳趙公宏變官直隸巡撫時時直隸尙未設總督一夜夢家中已死僮僕媼婢數十人環跪階下皆叩額乞命曰奴輩生受豢養恩而互結朋黨蒙蔽主人久而枝蔓牽纏根柢膠固成牢不可破之局卽稍有敗露亦眾口一音巧爲解結使心知之而無如何又久而陰相掣肘使不如眾人之意則不能行一事坐是罪惡墮入水族使世世罹湯鑊之苦明日主人供膳蟹卽奴輩後身乞見赦宥公故

仁慈天曙以夢告司庖飭舉蟹投水且爲禮懺作功德時霜蟹肥美使宅所供尤精選膏腴奴輩皆竊笑曰老翁狡獪造此語怖人耶吾輩豈受汝給者竟效校人之烹而以已放告又乾沒其功德錢而以佛事已畢告趙公竟終不知也此輩作姦固其常態要亦此數十僮僕婢媼者留此錮習適以自戕請君入甕此之謂歟魂與魄交而成夢究不能明其所以然先兄晴湖嘗咏高唐神女事曰他人夢見我我固不得知我夢見他人人又烏知之孱王自幻想神女寧幽期如何巫山上雲雨今猶疑足爲瑤姬雪謗然實有見人之夢者奴子李

考之乃見此婦

星嘗月夜村外納涼遙見鄰家少婦掩映棗林間以爲  
守圃防盜恐其翁姑及夫或同在不敢呼與語俄見其  
循塍西行半里許入秫叢中疑其有所期會益不敢近  
僅遠望之俄見穿秫叢出行數步阻水而返癡立良久  
又循水北行百餘步阻泥濘又返折而東北入豆田詰  
屈行顛躓者再知其迷路乃遙呼曰幾嫂深夜往何處  
迤北更無路且陷淖中矣婦回顧應曰我不能出幾郎  
可領我還急赴之已無睹矣知爲遇鬼心驚骨慄狂奔  
歸家乃見婦與其母坐門外牆下言適紡倦睡去夢至  
林野中迷不能出聞幾郎在後喚我乃霍然醒與星所

見一一相符蓋疲繭之極神不守舍真陽飛越遂至離  
魂魄與形離是卽鬼類與神識起滅自生幻象者不同  
故人或得而見之獨孤生之夢遊正此類耳

有州牧以貪橫伏誅旣死之後州民喧傳其種種冥報  
至不可殫書余謂此怨毒未平造作訛言耳先兄晴湖  
則曰天地無心視聽在民民言如是是亦可危也已  
里媪遇飯食凝滯者卽以其物燒灰存性調水服之余  
初斥其妄然亦往往驗審思其故此皆油膩凝滯者也  
蓋油膩先凝物稍過多則遇之必滯凡藥物入胃必奏  
其同氣故某物之灰能自到某物凝滯處凡油膩得灰

素問所記裏之其屬也  
凡食某物凝結白腸向共  
可燒其物爲灰服之而愈  
又凡治瘕瘕者于穴下

置炭末有木根橫穿其  
處即止皆存信厚之  
厚也其理與鬼死林悲日一  
意此亦生人不能極物也  
此柳

卽解散故灰到其處滯者自行猶之以灰浣垢而已若  
脾弱之疑滯胃滿之疑滯氣鬱之疑滯血瘀痰結之疑  
滯則非灰所能除矣

烏魯木齊軍校王福言曩在西寧與同隊數人入山射  
生遙見山腰一番婦獨行有四狼隨其後以爲狼將搏  
噬番婦未見也共相呼譟番婦如不聞一人引滿射狼  
乃誤中番婦倒擲墮山下眾方驚悔視之亦一狼也四  
狼則已逸去矣蓋妖獸幻形誘人而陷不幸遭殪也豈  
惡貫已盈若或使之歟

闕微草堂筆記卷十五

闕微草堂筆記卷十六

姑妄聽之二

觀弈道人撰

天下事情理而已然情理有時而互妨里有姑虐其養  
媳者慘酷無人理遁歸母家母憐而匿別所詭云未見  
因涉訟姑以朱老與比鄰當見其來往引爲證朱私念  
言女已歸則驅人就死言女未歸則助人離婚疑不能  
決乞籤於神舉筒屢搖籤不出奮力再搖籤乃全出是  
神亦不能決也辛彤甫先生聞之曰神殊憤憤十歲幼  
女而日日加炮烙恩義絕矣聽其逃死不爲過  
戈孝廉仲坊丁酉鄉試後夢至一處見屏上書絕句數

首醒而記其兩句曰知是蓬萊第一仙因何清淺幾多年王子春在河間見景州李生偶話其事李駭曰此余族弟屏上近人題梅花作也句殊不工不知何以入君夢前無因緣後無徵驗周官六夢竟何所屬乎

全出景

新齊諧卽子不語之改名載雄雞卵事今乃知竟實有之其大如指頂形似閩中落花生不能正圓外有斑點向日映之其中深紅如琥珀以點目眚甚效德少司空成汪副憲承需皆嘗以是物合藥然不易得一枚可以值十金阿少司農廸斯曰是雖罕睹實亦人力所爲以肥壯雄雞閉籠中縱羣雌繞籠外使相近而不能相接久而精

氣搏結自能成卵此亦理所宜然雞秉巽風之氣故食之發瘡毒其卵以盛陽不洩鬱積而成自必蘊熱不知何以反明目又本草之所不載醫經之所未言何以知其能明目此則莫明其故矣汪副憲曰有以蛇卵售欺者但映日不紅卽爲僞託亦不可不知也

沈媪言里有趙三者與母俱傭於郭氏母歿後年餘一夕似夢非夢聞母語曰明日大雪牆頭當凍死一雞主人必與爾爾慎勿食我嘗盜主人三百錢冥司判爲雞以償今生卵足數而去也次日果如所言趙三不肯食泣而埋之反覆窮詰始吐其實此數年內事也然則世

之供車騎受判者必有前因焉人不知耳此輩之狡黠攘竊者亦必有後果焉人不思耳  
余十一二歲時聞從叔燦若公言里有齊某者以罪戍黑龍江歿數年矣其子稍長欲歸其骨而貧不能往恆感然如抱深憂一日偶得豆數升乃屑以為末水搏成丸衣以赭土詐為賣藥者以往姑以給取數文錢供口食耳乃沿途買其藥者雖危證亦立愈轉相告語頗得善價竟藉是達成所得父骨以篋負歸歸途於窩集遇三盜急棄其資斧負篋奔盜追及開篋見骨怪問其故涕泣陳述其憫而釋之轉贈以金方拜謝間一盜忽擗

此書之考入之集不考之此  
考中蓋記之集別後  
之修志乘其果引校否  
程年

踊大慟曰此人孱弱如是尙數千里外求父骨我堂堂丈夫自命豪傑顧乃不能耶諸君好住吾今往肅州矣語訖揮手西行其徒呼使別妻子終不反顧蓋所感者深矣惜人往風微無傳於世余作灤陽消夏錄諸書亦竟忘之癸丑三月三日宿海淀直廬偶然憶及因錄以補志乘之遺儻亦潛德未彰幽靈不泯有以默啟余衷乎  
李蟠木言其鄉有灌園叟年六十餘矣與客作數人同屋寢忽聞其啞啞作顛聲又呢呢作媚語呼之不應一夕燈未盡見其布衾蠕蠕掀簸如有人交接者問之亦

不言既而白晝或忽趨僻處或無故閉門怪而覘之輒有瓦石飛擊人方知其爲魅所據久之不能自諱言初見一少年至園中似曾相識而不能記憶邀之坐問所自來少年言有一事告君祈君勿拒君四世前與我爲密友後忽藉胥魁勢豪奪我田我訴官反遭笞鬱結以死愬於冥官主者以契交隙未當以歡喜解寃判君爲我婦二十年不意我以業重遽墮狐身尙有四年未了比我煉形成道君已再入輪回轉生今世前因雖昧舊債難消夙命牽纏遇於此地業緣湊合不能待君再墮女身便乞相償完此因果我方駭怪彼遽噓我以氣惘

惘然如醉如夢已受其污自是日必一兩至去後亦自悔恨然來時又帖然意肯竟自忘爲老翁不知其何以故也一夜初聞狎昵聲漸聞呻吟聲漸聞悄悄乞緩聲漸聞切切求免聲至雞鳴後乃噉然失聲突梁上大笑曰此足抵笞三十矣自是遂不至後葺治艸屋見梁上皆白粉所畫圈十圈爲一行數之得一千四百四十正合四年之日數乃知爲所記淫籌計其來去不滿四年殆以一度抵一日矣或曰是狐欲媚此叟故造斯言然狐之媚人悅其色攝其精耳雞皮鶴髮有何色之可悅有何精之可攝其非相媚也明甚且以扶杖之年講分

事句是老人瑞地百后記  
中復

這字似未可刪

既秉心端正則必有其  
福此多矣無時年何至  
小失也隨行二重考約柳

桃之好逆來順受亦太不情其爲身異性存夙根未泯  
自然相就如磁引鍼亦明甚狐之所云殆非虛語然則  
怨毒糾結變端百出至三生之後而未已其亦慎勿造  
因哉

文水李秀升言其鄉有少年山行遇少婦獨騎一驢紅  
裙藍帔貌頗嫵雅屢以目側睨少年故謹厚慮或招嫌  
恆在其後數十步俛首未嘗一視至林谷深處婦忽按  
轡不行待其追及語之曰君秉心端正大不易得我不  
欲害君此非往某處路君誤隨行可於某樹下繞向某  
方斜行三四里卽得路矣語訖自驢背一躍直上木杪

其身漸漸長丈餘俄風起葉飛瞥然已逝再視其驢乃  
一狐也少年悸幾失魂殆飛天野又之類歟使稍與狎  
昵不知作何變怪矣

癸丑會試陝西一舉子於號舍遇鬼驟發狂疾眾掖出  
歸寓鬼亦隨出自以首觸壁皮骨皆破避至外城鬼又  
隨至卒以刃自刺死未死間手書片紙付其友乃天網  
恢恢疎而不漏八字雖不知所爲何事其爲冤報則鑿  
鑿矣

南皮郝子明言有士人讀書僧寺偶便旋於空院忽有  
飛瓦擊其背俄聞屋中語曰汝輩能見人人則不能見

婦人袒護已所高擇媼信  
婦生氣與華里代爭  
勝負勝以爲榮多以爲  
辱常態也爲士去爲仕  
官其去後必以此爲榮  
中國系柳

汝輩不自引避反嗔人耶方駭愕間屋內又語曰小婢  
無禮當卽笞之先生勿介意然空屋多我輩所居先生  
凡遇此等處宜面牆便旋勿對門窗則兩無觸忤矣此  
狐可謂能克己余嘗謂僮僕吏役與人爭角而不勝其  
長恒引以爲辱世態類然夫天下至可恥者莫過於悖  
理不問理之曲直而務求我所隸屬人不能犯以爲榮  
果足爲榮也耶昔有屬官私其胥魁百計袒護余戲語  
之曰吾儕身後當各有碑誌一篇使葢棺論定撰文者  
奮筆書曰公秉正不阿於所屬吏役犯法者一無假借  
人必以爲榮諒君亦以爲榮也又或奮筆書曰公平生

余嘗修友人爲念及身  
志狀碑版無可考之事  
則必考焉亦爲善矣  
又惟相及乃實亦成柳

喜庇吏役雖受賕黷法亦一一曲爲諱匿人必以爲辱  
諒君亦以爲辱也何此時乃以辱爲榮以榮爲辱耶先  
師董文恪曰凡事不可載入行狀卽斷斷不可爲斯言  
諒矣

侍鷺川言

侍氏未詳所出疑本侍其氏明洪武有賈於中凡複姓皆令去一字因爲侍氏也

淮上者偶行曲巷見一女姿色明艷殆類天人私訪其  
近鄰曰新來未匝月祇老母攜婢數人同居未知爲何  
許人也賈因賂媒媼覘之其母言杭州金姓同一子一  
女往依其壻不幸子遘疾卒於舟二僕又乘隙竊貲逃  
熒熒孤嫠懼遭強暴不得已稅屋權住此待親屬來迎



尚未知其肯來否語訖泣下媒舔以旣無所歸又無地主將來作何究竟有女如是何不於此地求佳婿暮年亦有所依母言甚善我亦不求多聘幣但弱女嬌養久亦不欲艸艸有能製衣飾奩具約值千金者我卽許之所辦仍是渠家物我惟至彼一閱視不取纖芥歸也媒以告賈賈私計良得旬日內趣辦金珠錦繡殫極華美一切器用亦事事精好先親迎一日邀母來觀意甚慊足次日簫鼓至門乃堅閉不啟候至數刻呼亦不應詢問鄰舍又未見其移居不得已踰牆入視則闔無一人偏索諸室惟破牀堆髑髏數具乃知其非人回視家中

一物不失然無所用之重鬻僅能得半價懊喪不出者數月竟莫測此魅何所取或曰魅本無意惑賈賈妄生窺伺反往覘魅魅故因而戲弄之是于理當然或又曰賈富而慳心計可以析秋毫犯鬼神之忌故魅以美色顛倒之是亦理所宜有也

宣室志載隴西李生左乳患癰一日癰潰有雉自乳飛出不知所之聞奇錄載崔堯封外甥李言吉左目患癩剖之有黃雀鳴噪而去其事皆不可以理解札閣學郎阿親見其親串家小婢項上生瘡瘡中出一白蝙蝠知唐人記二事非虛豈但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哉

曹慕堂宗丞有乩仙所畫醉鍾馗圖余題以二絕句曰  
一夢荒唐事有無吳生粉本幾臨摹紛紛畫手多新樣  
又道先生是酒徒午日家家蒲酒香終南進士亦壺觴  
太平時節無妖癘任爾閒遊到醉鄉畫者題者均弄筆  
狡獪而已一日午睡初醒聽窗外婢媪悄語說鬼有王  
媪家在西山言曾月夕守瓜田遙見雙燈自林外冉冉  
來人語嘈雜乃一大鬼醉欲倒諸小鬼掖之踉蹌行安  
知非醉鍾馗乎天地之大無所不有隨意畫一人往往  
遇一人與之肖隨意命一名往往有一人與之同無心  
關合是卽化工之自然也

相傳魏環極先生嘗讀書山寺凡筆墨几榻之類不待  
拂拭自然無塵初不爲意後稍稍怪之一日晚歸門尙  
未啟聞室中窸窣有聲從隙竊覘見一人方整飭書案  
驟入掩之其人瞥穿後窗去急呼令近其人遂拱立窗  
外意甚恭謹問汝何怪磬折對曰某狐之習儒者也以  
公正人不敢近然私敬公故日日竊執僕隸役幸公勿  
訝先生隔窗與語甚有理致自是雖不敢入室然遇先  
生不甚避先生亦時時與言一日偶問汝視我能作聖  
賢乎曰公所講者道學與聖賢各一事也聖賢依乎中  
庸以實心勵實行以實學求實用道學則務語精微先

去後乃在公處別常語也不  
知公處何故忘宗儒一至此  
宗儒者乃功別有之乃謂其  
後亦其傷別証也



下之事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多矣可據理臆斷歟  
交河及友聲言有農家子頗輕佻路逢鄰村一婦竚目  
睨視方微笑挑之適有饑者同行遂各散去閱日又遇  
諸途婦騎一烏犍牛似相顧盼農家子大喜隨之時霖  
雨之後野水縱橫牛行沮洳中甚速沾體濡足顛躓者  
屢比至其門氣殆不屬及婦下牛覺形忽不類諦視之  
乃一老翁恍惚驚疑有如夢寐翁訝其癡立問到此何  
爲無可置詞詭以迷路對踉蹌而歸次日門前老柳削  
去木皮三尺餘大書其上曰私窺貞婦罰行泥濘十里  
乃知爲魅所戲也鄰里怪問不能自掩爲其父篋幾殆

自是愧悔竟以改行此魅雖惡作劇卽謂之善知識可  
矣友聲又言一人見狐睡樹下以片瓦擲之不中瓦碎  
有聲狐驚躍去歸甫入門突見其婦縊樹上大駭呼救  
其婦狂奔而出樹上縊者已不見但聞簷際大笑曰亦  
還汝一驚此亦足爲佻達者戒也

同年陳半江言有道士善符籙驅鬼縛魅具有靈應所  
至惟蔬食茗飲而已不受銖金寸帛也久而術漸不驗  
十每失四五後竟爲羣魅所遮大見窘辱狼狽遁走懇  
於其師師至登壇召將執羣魅鞫狀乃知道士雖不取  
一物而其徒往往索人財乃爲行法又竊其符籙攝狐

此亦佻達者之戒也  
作于坡生事稍多物

女媧狎狐女因竊汚其法器故神怒不降而讐之者得以逞也師拊髀嘆曰此非魅敗爾爾徒之敗爾也亦非爾徒之敗爾爾不察爾徒適以自敗也賴爾持戒清苦得免幸矣於魅乎何尤拂衣竟去夫天君泰然百體從令此儒者之常談也然姦黠之徒豈能以主人廉介遂輟貪謀哉半江此言蓋其官直隸時與某令相遇於余家微以相諷此令不悟故清風兩袖而卒被惡聲其可惜也已

里有少年無故自掘其妻墓幾見棺矣時耕者滿野見其且詈且掘疑爲顛癩羣起阻之詰其故堅不肯吐然爲眾手所牽制不能復掘荷鍤恨恨去皆莫測其所以然也越日一牧者忽至墓下發狂自撾曰汝播弄是非間人骨肉多矣今乃誣及黃泉耶吾得請於神不汝貸也因縷陳始末自齧其舌死蓋少年恃其剛悍顧盼自雄視鄉黨如無物牧者憇焉因爲造謗曰或謂某帷薄不修吾固未信也昨偶夜行過其妻墓聞林中嗚嗚有聲懼不敢前伏艸間竊視月明之下見七八黑影至墓前與其妻雜坐調謔媒聲艷語一一分明人言其殆不誣耶有聞之者以告少年少年爲其所中遽有是舉方竊幸得計不虞鬼之有靈也小人狙詐自及也宜哉然

亦少年意氣憑陵乃招是忌故曰君子不欲多上人  
從孫樹寶鹽山劉氏甥也言其外祖有至戚生七女皆  
已嫁中一壻夜夢與僚壻六人以紅繩連繫疑爲不祥  
會其婦翁歿七壻皆赴弔此人憶是噩夢不敢與六人  
同眠食偶或相聚亦稍坐卽避出怪詰之具述其故皆  
疑其別有所嗛託是言也一夕置酒邀共飲而私鍵其  
外戶使不得遁突殞宮火發竟七人俱燼乃悟此人無  
是夢則不避六人不避六人則主人不鍵戶不鍵戶則  
七人未必盡焚神特以一夢誘之使無一得脫也此不  
知是何夙因同爲此家之壻同時而死又不知是何夙

因七女同生於此家同時而寡殆必非偶然矣

周密菴言其族有孀婦撫一子十五六矣偶見老父攜  
幼女饑寒困憊踣不能行言願與人爲養媳女故端麗  
孀婦以千錢聘之手書婚帖留一宿而去女雖孱弱而  
善操作井臼皆能任又工鍼黹家藉以小康事姑先意  
承志無所不至飲食起居皆經營周至一夜往往三四  
起遇疾病日侍榻旁經旬月目不交睫姑愛之乃過於  
子姑病卒出數十金與其夫使治棺衾夫詰所自來女  
低回良久曰實告君我狐之避雷劫者也凡狐遇雷劫  
惟德重祿重者庇之可免然猝不易逢逢之又皆爲鬼

此處字字不可少

神所呵護猝不能近此外惟早修善業亦可以免然善業不易修修小善業亦不足度大劫因化身爲君婦黽勉事姑今藉姑之庇得免天刑故厚營葬禮以申報君何疑焉子故孱弱聞之驚怖竟不敢同居女乃泣涕別去後遇祭掃之期其姑墓上必先有焚楮酹酒迹疑亦女所爲也是特巧於遁死非真有愛於其姑然有爲爲之猶邀神福信孝爲德之至矣

聞有村女年十三四爲狐所媚每夜同寢處笑語嫺狎宛如伉儷然女不狂惑亦不疾病飲食起居如常人女甚安之狐恆給錢米布帛足一家之用又爲女製簪珥

衣裳及衾枕茵褥之類所值逾數百金女父亦甚安之如是歲餘狐忽呼女父語曰我將還山汝女奩具亦畧備可急爲覓一佳婿吾不再來矣汝女猶完璧無疑我始亂終棄也女故無母倩鄰婦驗之果然此余鄉近年事婢媼輩言之鑿鑿竟與乖匡還婢其事畧同狐之媚人從未聞有如是者其亦夙緣應了夙債應償耶

楊雨亭言登萊間有木工其子年十四五甚狡麗課之讀書亦頗慧一日自鄉塾獨歸遇道士對之誦咒卽惘惘不自主隨之俱行至山坳一草庵四無居人道士引入室復相對誦咒心頓明了然口噤不能聲四肢緩羸

不能舉又誦咒衣皆自脫道士掖伏榻上撫摩俛倚調以蝶詞方露體近之忽蹶起却坐曰修道二百餘年乃爲此狡童敗乎沈思良久復偃卧其側周身玩視慨然曰如此佳兒千載難遇縱敗吾道不過再鍊氣二百年亦何足惜奮身相逼勢已萬萬無免理間不容髮之際又掉頭自語曰二百年辛苦亦大不易掣身下榻立若木雞俄繞屋旋行如轉磨突抽壁上短劍自刺其臂血如涌泉欹倚呻吟約一食頃擲劍呼此子曰爾幾敗吾亦幾敗今幸俱免矣更對之誦咒此子覺如解束縛急起披衣道士引出門外指以歸路口吐火燄自焚草菴

轉瞬已失所在不知其爲妖爲仙也余謂妖魅縱淫斷無顧慮此殆谷飲巖栖多年胎息偶差一念魔障遂生幸道力原深故忽迷忽悟能勒馬懸崖耳老子稱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若已見已亂則非大智慧不能猛省非大神通不能痛割此道士於慾海橫流勢不能遏竟毅然一決以楚毒斷絕愛根可謂地獄劫中證天堂果矣其轉念可師其前事可勿論也

朱秋圃初入翰林時租橫街一小宅最後有破屋數楹用貯雜物一日偶入檢視見塵壁彷彿有字跡拂拭諦觀乃細楷書二絕句其一曰紅蕊幾枝斜春深道韞家



不但詞中即二絕句亦是思  
掃不亦起身 柳

枝枝都看徧原少並頭花其二日向夕對銀缸含情坐  
綺窗未須憐寂寞我與影成雙墨迹黯淡殆已多年又  
有行書一段剝落殘缺玩其句格似是一詞惟末二句  
可辨曰天孫莫悵阻銀河汝尚有牽牛相憶不知是誰  
家嬌女寄感標梅然不畏人知濡毫題壁亦太放誕風  
流矣余曰標梅三章非女子自賦耶秋圃曰舊說如是  
於心終有所格格憶先儒有一說云是女子父母所作  
案此宋戴是或近之倪餘疆聞之曰詳詞末二語是殆  
思婦之作 遘脫輟之變者也二公其皆失之乎既而秋  
圃揭換壁紙又得數詩其一曰門掩花空落梁空燕不

來惟餘雙小婢鞋印在青苔其二曰久已梳粧嬾香奩  
偶一開自持明鏡看原讓趙陽臺又一首曰咫尺樓窗  
夜見燈雲山似阻幾千層居家翻作無家客隔院真成  
退院僧鏡裏容華空若許夢中晤對亦何曾侍兒勸織  
回文錦懶倚心情病未能則餘疆之說信矣後爲程女  
恭公誦之公俛思良久曰吾知之吾不言旣而曰語語  
負氣不見答也亦宜

李漱六言有佃戶所居枕曠野一夕聞兵仗格鬪聲闔  
家驚駭登牆視之無所睹而戰聲如故至雞鳴乃息知  
爲鬼也次日復然病其聒不已共謀伏銃擊之果應聲



下惡上報四多石知是成何  
吾家之途自造別上字似未  
身左位自引淨得為姑父  
三妻為報是上下犯上也

魂為厲固不為無詞觀事經半載始得取償其必得請  
於神乃奉行天罰矣然則以訐為直固非忠厚之道抑  
亦非養福之道也

御史佛公倫姚安公老友也言貴家一傭奴以游蕩為  
主人所逐銜恨次骨乃造作蜚語誣主人帷薄不修糺  
述其下烝上報狀言之鑿鑿一時傳布主人亦稍聞之  
然無以箝其口又無從而與辯婦女輩惟焚香籲神而  
已一日奴與其黨坐茶肆方抵掌縱談四座聳聽忽噉  
然一聲已仆於几上死所由檢驗以痰厥具報官為斂  
埋棺薄土淺竟為羣犬捐食殘骸狼藉始知為負心之

報矣佛公天性和易不喜聞人過凡僮僕婢媪有言舊

主之失者必善遣使去鑿此奴也嘗語昀曰宋党進聞

平話說韓信優人演說故實謂之平話即行斥逐或請

其故曰對我說韓信必對韓信亦說我是烏可聽千古

笑其憤憤不知實絕大聰明彼但喜對我說韓信不思

對韓信說我者乃真憤憤耳真通人之論也

福建泉州試院故海防道署也室宇宏壯而明季兵燹  
署中多嬰殺戮又三年之中學使按臨僅兩次空閉日  
久鬼物遂多阿雨齋侍郎言嘗於黃昏以後隱隱見古  
衣冠人闔中來往即而視之則無睹余按臨是郡時幕

友孫介亭亦曾見紗帽紅袍人入奴子室中奴子卽夢  
魘介亭故有膽對窗唾曰生爲貴官死乃爲僮僕輩作  
祟何不自重乃爾耶奴子忽醒此後遂不復見意其魂  
卽棲是室故欲驅奴子出一經斥責自知理屈而止歟  
里俗遇人病篤時私剪其着體衣襟一片熾火焚之其  
灰有白文斑駁如篆籀者則必死無字迹者卽生又或  
聯紙爲衾其縫不以糊粘但以秤錘就搗衣砧上捶之  
其縫綴合者必死不合者卽生試之十有八九驗此均  
不測其何理

莆田林生需言聞泉州有人忽燈下自顧其影覺不類

已形諦審之運動轉側雖一一與形相應而首巨如斗  
髮蓬鬢如羽葆手足皆鉤曲如鳥爪宛然一奇鬼也大  
駭呼妻子來視所見亦同自是每夕皆然莫喻其故惶  
怖不知所爲鄰有塾師聞之曰妖不自興因人而興子  
其陰有惡念致羅刹感而現形歟其人悚然具服曰實  
與某氏有積讐擬手刃其一門使無遺種而跳身以從  
鳴母康熙未臺灣逆寇朱一貴結黨煽亂一貴以養鴨爲業閩人皆呼爲鳴母云今變怪如  
卽不見此真一念轉移立分禍福矣

丁御史芷谿言曩在天津遇上元有少年觀燈夜歸遇

少婦甚妍麗徘徊歧路若有所待衣香髻影楚楚動人  
初以爲失侶之游女挑與語不答問姓氏里居亦不答  
乃疑爲幽期密約遲所歡而未至者計可以挾制留也  
邀至家少憇堅不肯強迫之同歸柏酒粉團時猶未徹  
遂使雜坐妻妹間聯袂共飲初甚靦覷旣而漸相調謔  
媚態橫生與其妻妹互勸酬少年狂喜稍露留宿之意  
則微笑曰緣蒙不棄故暫借君家一卸粧恐火伴相待  
不能久住起解衣飾卷束之長揖徑行乃社會中拉花  
者也秧歌隊中作女粧者俗謂之拉花少年憤恚追至門外欲與鬪鄰  
里聚問有親見其強邀者不能責以夜入人家有親見

其唱歌者不能責以改粧戲婦女竟鬪笑而散此真侮  
人反自侮矣

老僕盧泰言其舅氏某月夜坐院中棗樹下見鄰女在  
牆上露半身向之索棗撲數十枚與之女言今日始歸  
寧兄嫂皆往守瓜父母已睡因以手指牆下梯斜盼而  
去其舅會意躡梯而登料女甫下必有几橙在牆內伸  
足試踏乃蹋空墮溷中女父兄聞聲趨視大受箠楚眾  
爲哀懇乃免然鄰女是日實未歸方知爲魅所戲也前  
所記騎牛婦尙農家子先挑之此則無因而至可云无  
妄之災然使招之不往魅亦何所施其技仍謂之自取

可矣

李芍亭言有友嘗避暑一僧寺禪室甚潔而以板窒其後窗友置榻其下一夕月明枕旁有隙如指頂似透微光疑後爲僧密室穴紙覘之乃一空園爲厝棺之所意其間必有鬼因側卧枕上以一目就窺夜半果有黑影彷彿如人來往樹下諦視粗能別男女但眉目不了了以耳就隙竊聽終不聞語聲厝棺約數十然所見鬼少僅三五多不過十餘或久而漸散或已入轉輪歟如是者月餘不以告人鬼亦竟未覺一夕見二鬼媠狎於樹後距窗下纔七八尺台蕩之態更甚於人不覺失聲笑

乃闐然滅跡次夜再窺不見一鬼矣越數日寒熱大作疑鬼爲祟乃徙居他寺變幻如鬼不免於意想之外使人得見其陰私十日十手殆非虛語然智出鬼上而卒不免爲鬼驅察見淵魚者不祥又是之謂矣

大學士溫公鎮烏魯木齊日軍屯報遣犯王某逃緝捕無迹久而微聞其本與一吳某皆閩人同押解至哈密關展間王某道死監送臺軍不通閩語不能別孰吳孰王吳某因言死者爲吳而自冒王某之名來至配所數月伺隙潛遁官府據哈密文牒緝王不緝吳故吳倖跳免然事無左證疑不能明竟無從究詰軍吏巴哈布因

旁之此同女在吳姓  
王某皆閩人同押解

言有賣絲者婦甚有姿首忽得奇疾終日惟昏昏卧而食則兼數人如是兩載餘一日噉然長號僵如尸厥灌治竟夜稍稍能言自云魂爲城隍判官所攝逼爲妾媵而別攝一餓鬼附其形至某日壽盡之期冥牒拘召判官又囑鬼役別攝一餓鬼抵餓鬼亦喜得轉生願爲之代迨城隍庭訊乃察知僞狀以判官鬼役付獄遣我歸也後判官塑像無故自碎此婦又兩年餘乃終計其復生至再死與其得疾至復生日數恰符知以枉被掠奪仍還其應得之壽矣然則移甲代乙冥司亦有所惜者此少城隍一訊耳

李阿亭言灤州民家有狐據其倉中居不甚爲祟或偶然拋擲磚瓦盜竊飲食耳後延術士劾治殪數狐且留符曰再至則焚之狐果移去然時時幻形爲其家婦女夜出與鄰舍少年狎甚乃幻其幼子形與諸無賴同卧起大播醜聲民固弗知一日至佛寺聞禪室嬉笑聲穴紙竊窺乃其女與僧雜坐憤甚歸取刃其女乃自內室出始悟爲狐復讐再延術士術士曰是已竄逸莫知所之矣夫狐魅小小擾人事所恆有可以不必治卽治亦罪不至死遽駢誅之實爲已甚其銜冤也固宜雖有符可恃狐不能再逞而相報之巧乃卒生於所備外然則

君子於小人力不足勝固遭反噬卽力足勝之而機械  
潛伏變端百出其亦深可怖已

嵩輔堂閣學言海澱有貴家守墓者偶見數犬逐一狐  
毛血狼藉意甚憫之持杖擊犬散提狐置室中俟其蘇  
息送至曠野縱之去越數日夜有女子款扉入容華絕  
代駭問所自來再拜曰身是狐女昨遭大難蒙君再生  
今來爲君拂枕席守墓者度無惡意因納之往來狎昵  
兩月餘日漸瘵瘦然愛之不疑也一日方共寢聞窗外  
呼曰阿六賤婢我養創甫愈未卽報恩爾何得冒託我  
名魅耶君使病脫有不諱族黨中謂我負義我何以自

明卽知事出於爾而郎君救我我坐視其死又何以自  
安今偕姑姊來誅爾女子驚起欲遁業有數女排闥入  
掙擊立斃守墓者惑溺已久痛惜恚忿反斥此女無良  
奪其所愛此女反覆自陳終不見省且拔刃躍起欲爲  
彼女報冤此女乃痛哭越牆去守墓者後爲人言之猶  
恨恨也此所謂忠而見謗信而見疑也歟

董曲江前輩言有講學者性乖僻好以苛禮繩生徒生  
徒苦之然其人頗負端方名不能詆其非也塾後有小  
圃一夕散步月下見花間隱隱有人影時積雨初晴土  
垣微圯疑爲鄰里竊蔬者迫而詰之則一麗人匿樹後

刀旁漢名一匙手刻本  
並作及石也拔刃起詞  
柳



園徑草堂言卷二  
三  
跪答曰身是狐女畏公正人不敢近故夜來折花不虞  
爲公所見乞曲恕言詞柔婉顧盼間百媚俱生講學者  
惑之挑與語宛轉相就且云妾能隱形往來無迹卽有  
人在側亦不睹不至爲生徒知也因相燕昵比天欲曉  
講學者促之行曰外有人聲我自能從窗隙去公無慮  
俄曉日滿窗執經者麇至女仍垂帳偃卧講學者心搖  
搖然尙冀人不見忽外言某媪來迓女女披衣徑出坐  
臯北上理鬢訖斂衽謝曰未攜粧具且歸梳沐暇日再  
來訪索昨夕纏頭錦耳乃里中新來角妓諸生徒賄使  
爲此也講學者大沮生徒課畢歸早餐已自負衣裝遁

矣外有餘必中不足豈不信乎

曲江又言濟南有貴公子妾與妻相繼歿一日獨坐荷  
亭似睡非睡恍惚若見其亡姬素所憐愛卽亦不畏問  
何以能返曰鬼有地界土神禁不許闌入今日明日值  
娘子誦經期連放焰口得來領法食也問娘子已來否  
曰娘子獄事未竟安得自來問施食無益於亡者作焰  
口何益曰天心仁愛佛法慈悲賑人者佛天喜賑鬼者  
佛天亦喜是爲亡者資冥福非爲其自來食也問泉下  
况味何似曰墮女身者妾夙業充下陳者君夙緣業緣  
俱滿靜待轉輪亦無大苦樂但乏一小婢供驅使君能

包作讀法之好古之核  
精也

爲焚一偶人乎。慳騰而醒，姑信其有爲作偶人焚之。次夕見夢，則一小婢相隨矣。夫束芻縛竹，剪紙裂繒，假合成質，何亦通靈。蓋精氣搏結萬物，成形形不虛立，秉氣含精，雖久而腐朽，猶蝸蟻以化芝菌，以蒸故人之精氣。未散者爲鬼，布帛之精氣，鬼之衣服，亦如生其於物也。既有其質，精氣斯凝，以質爲範，象肖以成，火化其渣滓，不化其菁英，故體爲灰燼，而神聚幽冥，如人殂謝，魄降而魂升，夏作明器，殷周相承，聖人所以知鬼神之情也。若夫金釭春條未闕，佳城殞宮闐寂，才于夜行，投昇炎火，微聞啾嚶，是則衰氣所召，妖以人興，抑或他物之所

憑矣

有樊媪者在東光見有是事

朱子穎運使言昔官叙永同知時由成都回署，偶遇茂林停輿，小憇遙見萬峰之頂似有人家，而削立千仞，實非人跡所到。適攜西洋遠鏡，試以窺之，見草屋三楹，向陽啟戶，有老翁倚松立，一幼女坐簷下，手有所持，似俯首縫補屋柱，似有對聯，望不了了。俄雲氣滃鬱，遂不復睹。後重過其地，林麓依然，再以遠鏡窺之，空山而已。其仙靈之宅，誤爲人見，遂更移居歟。

潘南田畫有逸氣，而性情孤峭，使酒罵座，落落然不合於時，偶爲余作梅花橫幅，余題一絕曰：水邊籬落影橫

斜曾在孤山處士家只怪樛枝蟠似鐵風流畢竟讓桃花  
花蓋戲之也後余從軍塞外侍姬輩嫌其敝黠竟以桃  
花一幅易之然則細瑣之事亦似皆前定矣

青縣王恩溥先祖母張太夫人乳母孫也一日自興濟  
夜歸月明如晝見大樹下數人聚飲杯盤狼藉一少年  
邀之入座一老翁嗔語少年曰素不相知勿惡作劇又  
正色謂恩溥曰君宜速去我輩非人恐小兒等於君不  
利恩溥大怖狼狽奔走得至家殆無氣以動後於親串  
家作弔突見是翁驚仆欲絕惟連呼鬼鬼老翁笑掖之  
起曰僕耽麴蘖日恆不足前值月夜荷鄰里相邀酒已

無多遇君適至恐增一客則不滿枯腸故詭語遣君君  
乃竟以爲真耶賓客滿堂莫不絕倒中一客目擊此事  
恆向人說之偶夜過廢祠見數人轟飲亦邀入座覺酒  
味有異心方疑訝乃爲羣鬼擠入深淖化燐火熒熒散  
東方漸白有耕者救之乃出緣此膽破翻疑恩溥所見  
爲真鬼後途遇此翁竟不敢接談此表兄張自修所說  
戴君恩詔則曰實有此事而所傳殊倒置乃此客先遇  
鬼而恩溥聞之偶夜過某村值一多年未晤之友邀之  
共飲疑其已死絕裾奔逃後相晤於姻家大遭詬誶也  
二說未審孰是然由張所說知不可偶經一事遂謂事

事皆然致失於誤信由戴所說知亦不可偶經一事遂謂事事皆然反敗於多疑也

李秋厓言一老儒家有狐居其空倉中三四十年未嘗爲祟恆與人對語亦頗知書或邀之飲亦肯出但不見其形耳老儒歿後其子亦諸生與狐酬酢如其父狐不甚答久乃漸肆擾生故設帳於家而兼爲人作訟牒凡所批課文皆不遺失凡作訟牒則甫具艸輒碎裂或從手中掣其筆凡脩脯所入毫釐不失凡刀筆所得雖扁鎖嚴密輒盜去凡學子出入皆無所見凡訟者至或死石擊頭面流血或簷際作人語對眾發其陰謀生苦之

延道士劾治登壇召將攝狐至狐侃侃辯曰其父不以異類視我與我交至厚我亦不以異類自外視其父如弟兄今其子自墮家聲作種種惡業不隕身不止我不忍坐視故撓之使改圖所攫金皆埋其父墓中將待其傾覆周其妻子實無他腸不虞鍊師之見譴生死惟命道士蹙然下座三揖而握其手曰使我亡友有此子吾不能也微我不能恐能者千百無一二此舉乃出爾曹乎不別主人太息徑去其子愧不自容誓輟是業竟得考終

乾隆丙辰丁巳間戶部員外郎長公泰有僕婦年二十

理可流涕此其苦作名  
惟鬼神能之耳其生人則  
動思之懲戒之謂其心乃  
子多死友已矣不有子終  
生悔心則亦付之性歎也  
可哀可年 柳

餘中風昏眩氣奄奄如縷至夜而絕次日方爲營棺斂手足忽動漸能屈伸俄起坐問此何處眾以爲猶譖語也旣而環視室中意若省悟喟然者數四默默無語從此病頓愈然察其語音行步皆似男子亦不能自梳沐見其夫若不相識覺有異細詰其由始自言本男子數日前死魂至冥司主者檢算未盡然當謫爲女身命借此婦尸復生覺倏如睡去倏如夢醒則已卧板榻上矣問其姓名里貫堅不肯言惟曰事已至此何必更爲前世辱遂不窮究初不肯與僕同寢後無詞可拒乃曲從然每一薦枕輒飲泣至曉或竊聞其自語曰讀書二十

此事可謂爲作刻在後  
更報罪孽之石徑於完  
厚滋味不且作惡其  
陰氣使貪官汙吏不肯士  
類者以此現報人此乃又  
通之使自言若生姓名乃  
日交錢厚而安其何則  
得年忘悼其間之或有憤  
心手柳

年作官三十餘年乃忍恥受奴子辱耶其夫又嘗聞囈語曰積金徒供兒輩樂多亦何爲呼醒問之則曰未言知其深諱亦姑置之長公惡言神怪事禁家人勿傳故事不甚彰然亦頗有知之者越三載餘終鬱鬱病死訖不知其爲誰也

先師裘文達公言有郭生剛直負氣偶中秋燕集與朋友論鬼神自云不畏眾請宿某凶宅以驗之郭慨然仗劍住宅約數十間秋草滿庭荒蕪蒙翳扃戶獨坐寂無見聞二鼓後有人當戶立郭奮劍欲起其人揮袖一拂覺口噤體僵有如夢魘然心目仍了了其人磬折致詞

曰君固豪士。爲人所激。因至此。好勝者常情。亦不怪君。旣蒙枉顧。本應稍盡賓主意。然今日佳節。眷屬皆出賞。月禮別內外。實不欲公見。公又夜深無所歸。今籌一策。擬請君入甕。幸君勿嗔。觴酒豆肉。聊以破悶。亦幸勿見棄。遂有數人舁郭置大荷。缸中上覆方桌。壓以巨石。俄隔缸笑語雜。逕約男婦數十呼酒行。炙一一可辨。忽覺酒香觸鼻。暗中摸索有壺一杯。一小盤四橫。閣象箸二。方苦飢渴。且姑飲。啖復有數童子繞缸唱艷歌。有人扣缸語曰。主人命娛賓也。亦靡靡可聽。良久又扣缸語曰。郭君勿罪。大眾皆醉不能舉。巨石君且姑耐。貴友行至。

矣。語訖遂寂。次日眾見門不啟。疑有變。踰垣而入。郭聞人聲在缸內。大號眾竭力移石。乃闖然出。述所見聞。莫不拊掌視缸中器具。似皆已物。還家訊問。則昨夕家燕併酒餽失之。方詬詈大索也。此魅可云狡獪矣。然聞之使人笑不使人怒。當出甕時。雖郭生亦自啞然也。真惡作劇哉。余容若曰。是猶玩弄爲戲也。曩客秦隴間。聞有少年隨塾師讀書山寺。相傳寺樓有魅。時出媚人。私念狐女必絕艷。每夕詣樓外禱以媒詞。冀有所遇。一夜徘徊樹下。見小鬟招手。心知狐女。至躍然相就。小鬟悄語曰。君是解人。不煩絮說。娘子甚悅。君然此何等事。乃公

然致祝主人怒君甚以君貴人不敢崇惟約束娘子頗嚴今夜幸他出娘子使來私招君君宜速往少年隨之行覺深闈曲街都非寺內舊門徑至一房朱榻半開雖無燈隱隱見牀帳小鬟曰娘子初會覺靦覷已卧帳內君第解衣徑登榻無出一言恐他婢聞也語訖徑去少年喜不自禁遽揭其被擁於懷而接脣忽其人驚起大呼却立愕視則室廬皆不見乃塾師睡簷下乘涼也塾師怒大施夏楚不得已吐實竟遭斥逐此乃真惡作劇矣文達公曰郭生恃客氣故僅爲魅侮此生懷邪心故竟爲魅陷二生各自取耳豈魅有善惡哉

李村有農家婦每早晚出饀輒見女子隨左右問同行者則不見意大恐怖後乃漸隨至家然恆在院中或在牆隅不入寢室婦逼視卽却走婦返卽仍前知爲冤對因遙問之女子曰汝前生與我並貴家妾汝妒我寵以姦盜誣我致幽死今來取償詎汝今生事姑孝恆爲善神所護我不能近故日日相隨揆度事勢萬萬無可相報理汝儻作道場度我我得轉輪卽亦解冤矣婦辭以貧女子曰汝貧非虛語能發念誦佛號萬聲亦可度我問此安能得度鬼曰常人誦佛號佛不聞也特念念如對佛自攝此心而已若忠臣孝子誠感神明一誦佛號

則聲聞三界故其力與經懺等汝是孝婦知必應也婦如所說發念持誦每誦一聲則見女子一拜至滿萬聲女子不見矣此事故老時說之知篤志事親勝信心禮佛

又聞窪東有劉某者母愛其幼弟劉愛弟更甚於母弟嬰痼疾母憂之廢寢食劉經營療治至鬻其子供醫藥嘗語妻曰弟不救則母可慮毋寧我死耳妻感之鬻及和衣無怨言弟病篤劉夫婦晝夜泣守有丐者夜棲土神祠聞鬼語曰劉某夫婦輪守其弟神光照爍猝不能入有違冥限奈何土神曰兵家聲東而擊西汝知之乎

次日其母竈下卒中惡夫婦奔視母蘇而弟已絕矣蓋鬼以計取之也後夫婦並年八十餘乃卒奴子劉琪之女嫁於窪東言聞諸故老曰劉自奉母以外諸事蠢蠢如一牛有告以某忤其母者劉掉頭曰世寧有是人人寧有是事汝毋造言其癡多類此傳以爲笑不知乃天性純摯直以盡孝爲自然故有是疑耳元人王彥章墓詩曰誰意人間有馮道卽此意矣

景少司馬介茲官翰林時齋宿清祕堂

此因乾隆甲子御題集賢

清祕額因相沿稱之實無此堂名積雨初晴微月未上獨坐廊下聞瀛

洲亭中語曰今日樓上看西山知杜紫微雨餘山態活



句真神來之筆一人曰此句佳在活字又佳在態字烘  
出活字若作山色山翠則興象俱減矣疑爲博晰之等  
尙未睡納涼池上呼之不應推戶視之闐無人迹次日  
以告晰之晰之笑曰翰林院鬼故應作是語  
釋家能奪舍道家能換形奪舍者託孕婦而轉生換形  
者血氣已衰大丹未就則借一壯盛之軀與之互易也  
狐亦能之族兄次辰云有張仲深者與狐友偶問其修  
道之術狐言初煉幻形道漸深則煉蛻形蛻形之後則  
可以換形凡人癡者忽黠黠者忽顛與初不學仙而忽  
好服餌導引人怪其性情變常不知皆魂氣已離狐附

其體而生也然旣換人形卽歸人道不復能幻化飛騰  
由是而精進則與人之修仙同其證果較易或聲色貨  
利嗜慾牽纏則與人之惑溺同其墮輪迴亦易故非道  
力堅定多不敢輕涉世緣恐浸淫而不自覺也其言似  
亦近理然則人欲之險其可畏也哉

朱介如言嘗因中暑眩瞶覺忽至曠野中涼風颯然意  
甚爽適然四顧無行迹莫知所向遙見數十人前行姑  
往隨之至一公署亦姑隨入見殿閣宏敞左右皆長廊  
更役奔走如大官將坐衙狀中一吏突握其手曰君何  
到此視之乃亡友張恆照悟爲冥司因告以失路狀張

日生魂誤至往往有此王見之亦不罪然未免多一詰問不如且坐我廊屋俟放衙送君返我亦欲畧問家事也入坐未幾王已升座自窗隙竊窺見同來數十人以次庭訊語不甚了了惟一人昂首爭辯似不服罪王舉袂一揮殿左忽現大圓鏡圍約丈餘鏡中現一女子反縛受鞭像俄似電光一瞥又現一女子忍淚橫陳像其人叩額曰伏矣卽曳去良久放衙張就問子孫近狀朱畧道一二張揮手曰勿再言徒亂人意因問頃所見者業鏡耶曰是也問影必肖形今無形而現影何也曰人鏡照形神鏡照心人作一事心皆自知旣已自知卽心

有此事心有此事卽心有此事之象故一照而畢現也若無心作過本不自知則照亦不見心無是事卽無是象耳冥司斷獄惟以有心無心別善惡君其識之又問神鏡何以能照心曰心不可見緣物以形體魄已離存者性靈神識不滅如燈熒熒外光無翳內光虛明內外瑩澈故纖芥必呈也語訖遽曳之行覺此身忽高忽下如隨風敗籜倏然驚醒則已卧榻上矣此事在甲子七月怪其鄉試後期至乃具道之

東光馬節婦余妻黨也年未二十而寡無翁姑兄弟亦無子女艱難困苦坐卧一破屋中以浣濯縫紉自給至

昔福世通此別象不虛  
言且向此之跡不虛惟女  
可以照心故語之神鏡也一  
言可了何必好作談話校  
務也

鬻釜以易粟而拾破瓦盆以代釜年八十餘乃終余嘗  
 序馬氏家乘然其夫之名字與母之族氏則忘之久矣  
 相傳其十一二時隨母至外家故有狐夜擲瓦石擊其  
 窗聞屋上厲聲曰此有貴人汝輩勿取死然竟以民婦  
 終殆孟子所謂天爵歟先師李又珮先生與同里嘗為  
 作詩曰早歲吟黃鵠顛連四十春懷貞心比鐵完節鬢  
 如銀慷慨期千古凋零剩一身幾番經坎珂此念未緇  
 磷原註節婦初寡時向存薄田數畝有欲迫之嫁者侵凌至盡震撼驚風雨撓呵賴  
 鬼神原註一歲霖雨經旬鄰屋新造者皆天原常佑善  
 人竟不憐貧稍覺親朋少羞為乞索頻一家徒四壁九

食度三旬絕粒腸空轉傭鍼手盡皴有薪皆掃葉無甌

可生塵鬣面真如鵠懸衣半似鶉遮門纔破薦原註屋

不能葺以破薦代扉者十餘年藉草是華茵祇自甘飢凍翻嫌話苦辛

偷兒啞餓鬼原註夜有盜過節婦屋上節婦呼女伴笑

癡人原註有同巷貧婦再醮富室歸寧時華生死心無

改存亡理亦均喧闐憑燕雀堅勁自松筠伊我欽賢淑

多年共里闈不辭歌詠拙取表性情真公議存鄉校

廷評待史臣他時邀

紫誥光映九河濱蓋先生壬申公車主余家時所作故

僅云顛連四十春詩格絕類香山敬錄於此一以昭節

婦之賢一以存先師之遺墨也後外舅周錄馬公見此詩遂割腴田三百畝爲節婦立嗣且爲請旌或亦諷諭之力歟

余從軍西域時草奏草檄日不暇給遂不復吟詠或得一聯一句亦境過輒忘烏魯木齊雜詩百六十首皆歸途追憶而成非當日作也一日功加毛副戎自述生平悵懷今昔偶爲賦一絕句曰雄心老去漸頹唐醉卧將軍古戰場半夜醒來吹鐵笛滿天明月滿林霜毛不解詩余亦不復存稿後同年楊君逢元過訪偶話及之不知何日楊君登城北關帝祠樓戲書於壁不署姓名適

有道士經過遂傳爲仙筆余畏人乞詩楊君畏人乞書皆不肯自言人又微知余能詩不能書楊君能書不能詩亦遂不疑及竟幾於流爲丹青迨余辛卯還京祖餞於是始對眾言之乃爽然若失昔南宋閩人林外題詞於西湖誤傳仙筆元王黃華詩刻於山西者後摹刻於滇南亦誤傳仙筆然則諸書所謂仙詩者此類多矣圖裕齋前輩言有選人游釣魚臺時西頂社會遊女如織薄暮車馬漸稀一女子左抱小兒右持鼗鼓孃孃來見選人舉鼗一搖選人一笑女子亦一笑選人故狡黠揣女子裝束類貴家而抱子獨行又似村婦蹤跡詭異

疑爲狐魅因逐之絮談女子微露夫亡子幼意選人笑  
語之曰毋多言我知爾亦不懼爾然我貧聞爾輩能致  
財若能贍我我卽從爾去女子亦笑曰然則同歸耳至  
其家屋不甚宏壯而頗華潔亦有父母姑姊妹彼此意  
會不復話氏族惟獻酬款洽而已酒闌就宿備極嫵婉  
次日入城攜小奴及襆被往頗相安惟女子冶蕩無度  
奔命殆疲又漸使拂枕簟侍梳沐理衣裳司洒掃至於  
菸筒茗盃之役亦遣執之久而其姑若姊妹皆調謔指  
揮視如僮婢選人耽其色利其財不能拒也一旦使滌  
廁踰選人不肯女子愠曰事事隨汝意此乃不隨我意

耶諸女亦助之誚責由此漸相忤旣而每夜出不歸云  
親戚留宿又時有客至皆曰中表日嬉笑燕飲或琵琶  
度曲而禁選人勿至前選人恚憤女子亦怒且笑曰不  
如是金帛從何來使我謝客易然一家三十口須汝供  
給汝能之耶選人知不可留攜小奴入京僦住屋次日  
再至則荒烟蔓艸無復人居併衣裘不知所往矣選人  
本攜數百金善治生衣頗襤褸忽被服華楚皆怪之具  
言贅壻狀人亦不疑俄又襤褸諱不自言後小奴私洩  
其事人乃知之曹慕堂宗丞曰此魅竊逃猶有人理吾  
所見有甚於此者矣

事必減半始後為輕則  
何不以重幣與一人而為  
此極拙事耶蓋去去去去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切事之以此以兩年所好年

武強張公令譽康熙丁酉舉人劉景南之婦翁也言有  
選人納一姬聘幣頗輕惟言其母愛女甚每月當十五  
日在寓十五日歸寧悅其色美而值廉竟曲從之後一  
選人納姬約亦如是選人初不肯則舉此選人為例詢  
訪信然亦曲從之二人本同年一日話及前選人忽省  
曰君家阿嬌歸寧上半月耶下半月耶曰下半月前選  
人大悟急引入內室視之果一人也蓋其初鬻之時已  
預留再鬻地矣張公淳實君子度必無妄言惟是京師  
鬻女之家雖變幻萬狀亦必欺以其方故其術一時不  
遽敗若月月尅日歸寧已不近事理又不時往來於兩

家豈人不能聞是必敗之道狡黠者斷不出此或傳聞  
失實張公誤聽之歟然紫陌看花動多迷路其造作是  
語固亦不為無因耳

朱青雷言李華麓在京以五百金納一姬會以他事詣  
天津還京之日途遇一友下車為禮遙見姬與二媒媼  
同車馳過大駭愕而姬若弗見華麓者恐誤認思所衣  
繡衫又已所新製益懷疑艸艸話別至家則姬故在一  
見即問爾先至耶媒媼又將爾嫁何處姬倉皇不知所  
對乃怒遣家僮呼其父母來領女父母狼狽至其妹聞  
姊有變亦同來入門則宛然車中女其繡衫乃借於姊

者尙未脫葢少其姊一歲容貌畧相似也華麓方跳跟如虓虎見之省悟嗒然無一語父母固詰相召意乃述誤認之故深自引愆父母亦具述方鬻次女借衣隨媒媪同往事問價幾何曰三百金未允也華麓驟然急開篋取五百金置几上曰與其姊同價可乎頃刻議定留不遣歸卽是夕同衾焉風水相遭無心湊合此亦可爲佳話矣

劉東堂言狂生某者性悖妄詆訾今古高自位置有指摘其詩文一字者銜之次骨或至相毆值河間歲試同寓十數人或相識或不相識夏夜散坐庭院納涼狂生

縱意高談眾畏其昏吻皆緘口不答惟樹後坐一人抗詞與辯連抵其隙理屈詞窮怒問子爲誰闇中應曰僕焦王相也河間之駭問子不久死耶笑應曰僕如不死敢捋虎鬚耶狂生跳擲叫號繞牆尋覓惟聞笑聲吃吃或在木杪或在簷端而已

王洪緒言鄭州築堤時有少婦抱衣袱行堤上力若不勝就柳下暫息時傭作數十人亦散憩樹下少婦言歸自母家幼弟控一驢相送驢驚墜地弟入秫田追驢自辰至午尙未返不得已沿堤自行家去此西北四五里誰能抱袱送我當謝百錢一少年私念此可挑不然亦

得謝乃隨往一路與調謔不甚答亦不甚拒行三四里  
突七八人要於路曰何物狂且敢覬覦我家婦女共執  
縛捶楚皆曰送官徒涉訟不如埋之少婦又述其謔語  
益無可辯惟再三哀祈一人曰姑貰爾然須罰掘開此  
塍盡洩其積水授以一鍤坐守促之掘至夜半水道乃  
通諸人亦不見環視四面蘆葦叢生杳無村落疑狐穴  
被水誘此人濬治云

辛未丁卯官園以上二年名年紅產評柳記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六





